

讀

醫

隨

筆

讀醫隨筆卷三目錄

皖南建德周學海澂之甫著

證治類

冬傷於寒春必病溫冬不藏精春必病溫冬不按
蹻春不病溫義不同

燥溼同形同病

寒熱同形同病

陰盛陰虛脈證辨

瘟疫脈沈

血熱血乾

溫熱發癰其人反清
附虛勞將死其人反清

自齧狂走是氣血熱極非祟也

痰飲分治說

論欬嗽

論喘

附哮喘

傷寒傷風俱有戴陽

附黃汗

痙厥癰癧

奔豚

論藏無他病時發熱自汗出而不愈以桂枝湯先

其時發汗則愈

藥對證而增劇

讀醫隨筆卷三

皖南建德周學海澂之甫著

證治類

冬傷於寒春必病溫冬不藏精春必病溫冬不按
蹠春不病溫義不同

冬傷於寒是感受冬時閉藏之令太過也不藏精與按
蹠是疏泄之太早冬行春令而奉生者少也判然兩義
王好古混而同之張景岳喻嘉言從而和之一若冬時
只有疏泄太早之病而無閉藏太過之病是不通也且
內經冬不藏精冬不按蹠不與四時遞言何者此但主
陽舒陰斂之義對夏暑汗不出而言不合四時五行循

環之氣也。冬傷於寒，是與春傷於風。夏傷於暑，秋傷於溼。遞言皆各因其時。令本氣之太過也。夫冬傷於寒者，寒氣外逼，則衛氣內陷，而榮氣爲所灼耗也。冬日皮膚宜溫，夏日皮膚宜涼。若冬日薄衣露處，皮膚皆寒，則腠理緻密，衛氣畧無伸舒，而內積於榮分，津液隱爲所銷。內熱有太盛欲焚之慮矣。人身八萬四千毛孔，皆氣所出入之道也。氣不出入，則必內鬱。西醫謂人身有炭氣、有養氣之分。養氣卽平氣也。炭氣卽鬱濁之毒氣也。冬傷於寒，束住衛氣，鬱而不舒，則爲炭氣。其發病爲溫熱，不亦宜乎？不藏精者，榮氣外泄，與此異矣。然二者病機雖各不同，而多出於貧苦。何者？力食則汗洩，非時而不

藏精。游手則薄衣露處而傷於寒。其病也。一由宣泄之太早。一由閉遏之太過。雖同爲溫病而治法又有不同矣。不藏精者宜固本而養陰。傷於寒者宜宣鬱而解表也。諉曰不藏精卽傷於寒也。以虛爲實其治法有不誤而殺人者乎。

燥溼同形同病

燥溼同形者。燥極似溼。溼極似燥也。內經以痿躄爲肺熱葉焦。以諸瘕強直皆屬於溼。其義最可思。故治法有發汗利水以通津液者。有養陰滋水以祛痰涎者。張石頑曰。常有一種燥證。反似溼。痺徧身。疼煩手足痿弱。無力。脈來細澀而微。重按則芤。以陰虛也。此陰血爲火熱所傷。不能

榮養百骸。慎勿誤認。溼痹而用風藥。則火益熾而燥熱轉甚矣。宜甘寒滋潤之劑。補養陰血。兼連藥以堅之。又曰。凡脈浮取輒大。而按之滑者。溼并。在胃之痰也。按之濇者。溼傷營經之血也。夫內經云。溼流關節。又云。地之溼氣。感則害人皮肉筋脈。如此。則血液不得流通。而燥結之證見矣。故溼之證。有筋急。內經因於溼。大筋痠短也。口渴。有欲飲者。大便祕結。肺中濁。氣不降。小便赤濇。太陽經府。氣皆鬱滯。燥之證。有肢痠。胸滿。漉瀉。微漉而多。痰堅。粘結胸中。咳嗽。溼咳。夜甚。勞甚。更有病溼。脈濇。以氣滯也。必兼弦緊。病燥。脈滑。以陰虛也。必兼芤弱。按之。卽無此。皆同形而異實也。宜求其本而委曲以治之。

按風寒暑溼燥火六淫之邪。亢甚皆見火化。鬱甚皆見溼化。鬱極則由溼而轉見燥化。何者。亢甚則濁氣干犯清道。有升無降。故見火化也。鬱則津液不得流通。而有所聚聚。則見溼矣。積久不能生新。則燥化見矣。故吾嘗說六氣之中。皆有正化。惟燥是從轉化而生。前人謂燥不爲病。非無燥病也。謂無正感於燥之病也。凡轉筋疔瘡陰疽。心腹絞痛。皆燥化之極致也。皆從溼寒風熱轉來。

燥溼同病者。燥中有溼。溼中有燥。二氣同爲實病。不似同形者之互見虛象也。張石頑曰。每有脾溼肺燥之人。陰中之火易於上升。上升則咽喉作痛而乾。欬須用貝。

母之潤以代半夏之燥煨薑之柔以易乾薑之剛更加薑汁竹瀝以行其滯又有素稟溼熱而挾陰虛者在膏梁輩少壯時每多患此較之中年已後觸發者更劇又與尋常溼熱治法迥異當推東垣河間類中風例庶或近之原文云素稟溼熱而挾陰虛者以其平時嬌養未慣馳驅稍有憂勞或縱恣酒色或暑溼氣交即虛火挾痰飲上升輕則胸膈痞滿四肢乏力重則周身疼痛痰嗽喘逆亦有血溢便秘面赤足寒者甚則痿厥癱瘓不起矣大抵體肥痰盛之人則外盛中空加以陰虛則上實下虛所以少壯犯此最多若用風藥勝溼虛火易於僭上淡滲利水陰津易於脫亡專於燥溼必致真陰耗竭純用滋陰反助痰溼上壅務使潤燥合宜剛柔協濟始克有賴如清燥湯虎潛丸等方皆為合劑復有陰陽兩虛真元下衰溼熱上盛者若乘於內則不時喘滿眩暈溢於外則肢體疼痛重窳見此即當從下真寒上假熱例治之否則防有類中之虞即此痰厥昏化舌強語濇或口角流涎或口眼喎斜或半肢偏癱非內熱招風之患乎歷觀昔人治法惟守真地黃飲子多加竹

遞薑汁送下黑錫丹。差堪對證。服後半日許。乘其氣息稍平。急進大劑人參。入竹瀝薑汁童便。晬時中分三次服之。喘滿多汗者。生脉散以收攝之。若過此時。藥力不逮。火氣復升。補氣之藥。又難安入。重開矣。服後元氣稍充。喘息稍定。更以清生腎氣丸。雜以黑錫丹一分。緩圖收功可也。至於但屬陽虛而陰不虧者。斷無是理。雖邪溼干之。亦隨寒化。不能爲熱也。即使更感客邪。自有仲景風溼寒溼治法。可推不似陰虛溼熱之動輒扼腕也。按此論義理精微。治法確鑿。真不厭百回讀云。

按右所論。乃脾溼熱而腎虛燥之事也。嘗攷金匱黑疸。亦卽脾胃溼熱流積於腎之所致也。折肱漫錄云。脾胃溼熱盛。則克傷腎水。內經云。腎者胃之關也。水之入胃。其精微。洒陳於藏府經脈。而爲津液。其渣滓。下出於膀胱而爲小便。皆賴腎中真陽。有以運化之。腎陽不足。則水之清濁不分。積而爲飲。泛而爲腫。此脾腎溼寒之證。

也。若脾。胃。溼。熱。腎。陰。又。虛。則。溼。熱。下。陷。於。腎。而。爲。黑。疸。
何者。腎。惡。燥。者。也。腎。燥。而。適。脾。溼。有。餘。遂。吸。引。之。不。暇。
矣。遂。不。覺。并。其。熱。而。亦。吸。之。矣。溼。熱。膠。固。苑。結。濁。氣。不。
得。宣。泄。薰。蒸。漸。漬。久。鬱。下。焦。致。血。液。之。中。久。不。得。引。受。
清。氣。而。色。爲。濁。暗。矣。故。爲。黑。疸。也。若。早。治。得。法。腎。陰。早。
復。則。陽。氣。有。所。助。而。力。足。以。運。濁。下。出。矣。若。其。始。腎。陰。
不。虧。則。本。無。藉。於。脾。之。溼。而。不。致。吸。受。其。毒。矣。故。黑。疸。
發。原。於。腎。燥。也。故。治。法。往。往。有。滋。陰。與。利。水。并。用。者。此。
之。謂。也。按。腎。氣。丸。卽。滋。陰。利。水。之。劑。內。澤。瀉。茯。苓。桂。枝。
卽。五。苓。之。法。也。地。黃。薯。蕷。山。萸。滋。陰。之。藥。也。丹。
皮。附。子。所。以。行。經。通。絡。也。

寒熱同形同病

寒熱同形者。寒極似熱。陰寒逼其微陽外越也。熱極似寒。所謂熱深厥深也。更有久服溫補。清濁混處。畏寒異常。攻以寒下之劑。而陽達寒退者。前人之名論治案夥矣。同病者。眞寒眞熱二氣并見也。如傷寒大青龍證。是寒束於外。衛陷於內。而化熱也。其人必胃熱素盛者。太陽中暈。是先傷於暑。後傷冷水。乃寒熱兩感之病也。內經論瘧。義亦如此。此表寒裏熱也。須辨其淺深輕重。氣分血分。而分治之。表熱裏寒。則有內傷生冷。外傷烈日。發爲霍亂者。瓜果酒肉。雜然并食。發爲痢疾者。至於上熱下寒。是肺熱腎寒。內虛之病也。亦有下受寒溼。逼陽上升者。前人皆有名論。獨有上寒下熱。眞陽怫鬱之證。

近日極多其脈沈之見滑或兼大浮之見弦或兼細其
病因或由久受溼寒陽氣不得流通或因微熱過服清
肅之劑每怪前賢絕無論及及讀許叔微破陰丹一案
乃深歎其獨具隻眼也又有氣寒血熱血寒氣熱之辨
卽仲景榮寒衛熱衛寒榮熱之事也血熱則脈形緩大
氣寒則起伏不大而無力血寒則脈形緊小氣熱則來
勢盛大而有力矣此亦前人之所未及也惟葉天士通
絡之說於此等病治法甚合吾每竊取而用之其效殊
捷又有其人本寒而傷於熱及本熱而傷於寒日久往
往與之俱化若初起未化與邪盛而不化者其治法須
仿內經治勝安伏之義恐得藥後復化也

許案附

鄉人李信道得疾。六脈沈不見。深按至骨。則若有力。

按周本若頭痛身溫煩躁指末皆冷中滿惡心兩更

字作苙紫醫矣。醫皆不識。止供調氣藥。予因診視曰。此陰中伏。

陽也。仲景法中無此證。世人患此者多。若用熱藥以。

助之。則爲陰邪隔絕。不能導引。眞陽反生。客熱若用。

冷藥。則所伏眞火愈見。消爍須用破散陰氣。導達眞。

火之藥。使火升水降。然後得汗而解。授破陰丹二百。

粒。作一服。冷鹽湯下。不半時煩躁狂熱手足躁擾。

周按本躁其家大驚。予曰。此俗所謂換陽也。無恐。須臾稍。

定。略睡已中汗矣。自昏達旦方止。身涼而病除。

硫黃水銀

陳皮青皮四味麴丸

冷湯下名破陰丹

陰盛陰虛服證辨

篇中所援諸論并出張石頑醫通

內經云陰盛生內寒陰虛生內熱其證候不同矣陰虛之脈數散而濇陰盛之脈遲緊而濇其脈象不同矣陰虛宜甘潤填陰陰盛宜辛溫振陽其治法更不同矣況陰盛格陽於外與陰虛陽越於外其機括尤不同也陰踞於內升降不調陽欲內返而不得此陰力之能格陽也陰虛不能維陽無根之陽不能內返游奕於外此微陽之自外越也而前賢每以脈浮而大按之無力爲陰寒內盛之脈以面熱戴陽煩躁不安爲陰寒內盛之證喻嘉言所譏爲傳派不清者也殊不知此正陰虛陽越之事其治宜溫潤填陰以安陽無大熱溫經以回陽也

至於脈沈細而疾。渴欲飲水。煩躁悶亂。此陰痼於外。陽
拂於內之象也。而曰陰盛格陽。水極似火。不亦誤乎。卽
用熱劑。如許氏之破陰。亦徹外陰。以透伏陽。豈驅逐伏
陰之謂乎。若夫所謂內外有熱。其脈沈伏。不洪不數。但
指下沈澹而小急。此爲伏熱。不可誤認虛寒。以溫熱治
之。是益其熱也。此又陰虛而陽氣下陷。入於陰中。所謂
榮竭衛降者也。與上文陰盛陽鬱之證。又自霄壤天抵。
陰盛於內。爲內實。其脈象決無按之反扎者。非牢堅卽
細緊耳。惟陰虛者。精血內空。陽氣外迫。其脈則浮大而
扎矣。第陰盛之人。有陽虛。有陽不虛。陰虛之人。有陽盛。
有陽不盛。從陰引陽。從陽引陰。喻嘉言有三分七分晝。

服夜服之論矣。此專就虛勞一病言之也。若尋常雜病只於本病對治劑中。用藥畧有偏寒偏熱兼升兼降重散重斂之不同耳。卽如陰盛之人陽虛者。直用溫經回陽矣。陽不虛者。用溫化之藥。加以微苦微酸清肅浮陽。使之內合也。陰虛之人陽盛者。是內熱也。宜甘潤鹹潤以填陰。佐以參耆升柴補氣建中之品。提挈陽氣出返陽位也。陽不盛者。卽浮陽外越也。宜溫潤兼補脾腎酸辛並用可矣。此內傷治法之大畧也。總宜審察脈象以決病機。無惑於重按全無是爲伏陰之說。庶不致寒熱攻補之倒施耳。

東垣治一人脚膝痿弱。下尻臀皆冷。陰汗臊臭。精滑。

不固脈沈數有力是火鬱於內逼陰於外也精不固者髓中混以溼熱也小柴胡去參加茯苓膽草黃柏苦寒瀉之而愈。

節菴治一壯年夏間勞役後食冷物夜臥遺精遂發熱痞悶至晚頭額時痛火熱上乘也兩足不溫脾氣不下也醫謂外感夾陰以五積散汗之煩躁口渴目赤便秘明日以承氣下之但有黃水身強如瘕煩躁更劇腹脹喘急舌胎黃黑已六七日矣診其脈六七至而弦勁急以黃龍湯下黑物甚多腹脹頓寬煩躁頓減但夜間仍熱舌胎未盡更與解毒湯合生脈散加地黃二劑熱除平調月餘而安。

瘟疫脈沈

近日時疫之病。有所謂喉痧者。初起脈俱沈細。三部以兩尺爲甚。兩尺又以左手爲甚。其初至數尙清。應指有力。一二日後。漸見躁疾模糊。伏匿按之卽散。舊謂瘟病邪從中道起於陽明。其脈右大於左。竊謂此乃熱濁之毒氣薰蒸肺胃。脈形必是緩長洪大。渾渾不清。爲氣濁而中焦溼熱也。近時病情。乃邪伏少陰。或冬暖不寒。陽氣不潛。陰精消散。或膏粱無節。脾胃濁熱下流。克傷腎水。或房室無度。陰精下奪。至春陽氣欲升。陰精不能載陽上達。故虛陽之已升者。中道而止於咽喉。不能達於大表也。其毒氣之未能全升者。下陷於腎中。薰蒸燔灼。

陰盡而死。所謂逆冬氣則少陰不藏。腎氣獨沈也。治法嘗擬用猪膚湯。麻辛附子湯。二方併用。減麻黃。附子改用生者。并重加黨參以達其毒。毒散陰可存矣。世每泥於喉症發於肺胃之成法。用苦寒清降以清肺胃。故熱毒愈無由達也。張石頑曰。傷寒以尺寸俱沈爲少陰。少陰一經死證最多。爲其邪氣深入正氣無由自振也。若夫春夏溫病熱病而見沈。小微弱短瀋者。此伏熱之毒滯於少陰。不能撐出陽分。所以身大熱而足不熱者。皆不救也。惟沈而實。見陽明府實證者。急以承氣下之。不可拘於陽證陰脈例也。凡時行疫癘而見沈脈。均爲毒邪內陷。設無下證。萬無生理。此論可謂詳矣。至謂脈沈

無下證必死者。爲其不可下也。下之亦必死。然則於萬死之中。而求一生。宜何道之從。曰。不從下。奪而從上。提重填其陰。以舉其陽。庶有幾乎。何者。此人金水并虛。木火并實。實者散之。虛者滋之。金復則自上而挈之。水復則自下而託之。如此而不生。可告無罪矣。近有自負明醫。專用桂附椒薑。燥陰耗血。謬稱託邪外出。引火歸原。應手輒斃。其罪與用苦寒清上者等。

血熱血乾

傷寒陽明病。有熱入血室證。婦人傷寒。經水適來適斷。血室空虛。邪易陷入。有熱入血室證。其證皆譫言妄語。甚或狂走見鬼。午前明了。午後昏瞶。入夜尤甚。倦臥不

知飲食不能轉側。其病之輕重。固由熱之微甚。而亦有血虛血實之分。血實則邪熱之濁氣有所聚。而見重。血虛則津枯神散。邪不得聚。反能畧知人事。其治法亦有偏重攻血。偏重養津之殊矣。

趙晴初曰。凡外感之病。涉心者。皆在心包絡與血脈也。邪入包絡。則神昏。邪入血脈。亦神昏。但所入之邪有淺深。所現之證有輕重。如邪入包絡。包絡離心較近。故神昏全然不知人事。如入血脈。血脈離心較遠。故呼之能覺。與之言亦知人事。若任其自睡而心放。卽昏沈矣。有邪在血脈。因失治而漸入包絡者。此由淺而入深也。有邪在包絡。因治得其法。而漸歸血脈者。此由深而出淺也。

也。又有邪盛勢銳，不從氣分轉入，不由血脈漸入，而直入心包絡者。陡然昏厥，其證緩則不過一日，速則不及一時告斃，以其直入包絡而內犯心也。

此論血脈心包邪有淺深證有

微甚也。

李東垣曰：傷寒傳至五六日閒，漸變神昏不語，或睡中獨語，一二日，目赤唇焦，舌乾不飲水，稀粥與之則嘔，不與則不思。六脈細數而不洪，大心下不痞，腹中不滿，大小便如常，或傳至十日以來，形貌如醉人，狀虛見神昏，不得已用承氣下之，誤矣。不知此熱邪傳手少陰經也。導赤瀉心湯主之。與食則嘔者，邪不在胃也。不與則不思，以其神昏也。既不在胃，誤與承氣下之，必死。傷寒溫

熱傳變多有此證不可不察也。

張石頭曰。有一種舌胎中黑而枯。或畧有微刺。色雖黑而無積苔。舌形枯瘦而不甚赤。其證煩渴耳聾身熱不止。大使五六日或十餘日不行。腹不鞭滿。按之不痛。神識不昏。晝夜不得睡。稍睡或呢喃一二句。或帶笑。或歎息。此爲津枯血燥之候。急宜炙甘草湯。或生料六味丸。換生地。合生脈散。加桂。滋其化源。庶或可生。誤與承氣必死。誤與四逆亦死。此與上條皆論血乾之證也。

溫熱發疑其人反清附虛勢將死其人反清

凡人周身百脈之血。發原於心。亦歸宿於心。循環不已。熱入血脈。必致遺毒於心。故神昏譫妄也。前論患溫熱

者津枯血少則神明不昏晝夜不寐何也蓋血實則濁聚血虛則神散也更有津血全無神明全散溫毒之極至於發癍而人清反異於平日者此爲不治前人未道獨車質中曰溫病發癍獨有陽證人清者見洪滑之脈宜細心參酌勿可輕許妄治又曰發斑之證神氣清楚仰臥不能屈伸者不治神氣昏沈者可生張石頑曰溫熱之病外感與正氣相搏則神氣昏瞶內傷正氣本虛則神志清明至死不惑此皆閱歷深到之言昔賢所未齒及也曾憶某年秋月天津盛疫溫毒發斑患者身如蠶鼻準獨白其人倦臥難動神清語朗臨死猶委婉言談起病卽屬不治且專在幼童傳染至速其死在五

六日之間。不過一月。死者數千。真奇慘也。夫邪攻包絡。或入血脈。與夫血液。燔灼乾涸。神機既息。清氣全無。自應昏昧。反見精靈。能知門外之事。與人言皆曲盡情理。甚於平日。總由血虛津枯。菁華已竭。元神離根而外越。不較之元氣離根而上越者。更危乎。故凡病傷寒溫熱。痘疹癰痧癰疽。爲日稍久。轉見神氣清明。長臥難動者。卽爲心絕。是命盡也。每見讀書苦思之士。一病溫熱。陽明未實。血室未熱。卽見譫妄者。心虛氣怯。望風先靡也。又見孤臣寡婦。憂愁鬱結。飲食不甘。夜不成眠。漸見肌肉消瘦。毛髮面色。轉見鮮美。目光外射。直視不瞬。及至臨死。談論款款。拱謝而逝。觀者莫不異之。此皆元神離

根而外越也。

自齧狂走是氣血熱極非祟也

靈樞口問人之自齧舌者何氣使然曰此厥逆上走脈

氣輩

甲乙作皆

至也少陰氣至則自齧舌少陽氣至則自齧

頰陽明氣至則自齧唇矣素問陽明脈解陽明主肉其

脈血氣盛邪客之則熱熱甚則弃衣而走登高而呼或

至不食數日反能踰垣上屋者四支爲諸陽之本陽盛

則四支實實則能登高也熱盛於身故弃衣而走也陽

盛則使人妄言罵詈不避親疏而不欲食故狂走也二

者證見於氣而病本於血何者凡血熱極津枯而燥則

內癢難忍雖抓搔至血流猶不能止恨不刀割而針刺

也。熱勢稍殺，則痛作矣。夫人身之血，如胭脂然，有色有質，可粉可淖。人血亦可粉可淖者也。其淖者，津液爲之。合和也。津液爲火灼竭，則血行愈滯，火熱既盛，則氣行愈悍。血滯於前，氣悍於後。凡氣之行也，前者往，後者續，以是循環無已。今則前氣滯而未往，後氣悍而涌至，氣氣相擠而迫於血脈之中。於是血脈之中逼迫不通，脹悶萬狀。其餘氣旁溢於細絡，更與脈外之氣相逆，則皮膚之下又隱隱作癢，遂不自覺。其自齧破肉壞形而不可止矣。仲景亦謂持強擊實，以手把刃坐作瘡也。故病有嚼舌而死者，有遍身抓搔皮破血流寸無完膚展轉床蓐氣盡而死者。世皆指爲冤業，孰知傷寒時病此類。

極多。實爲心脾血熱之所致耶。此固由邪熱太亢。而由誤服熱藥。溫中發汗者尤眾。本承氣白虎證。而妄用四逆理中。勢必至此矣。醫者指爲鬼祟。以文其過。病家認爲夙業。以誣死人。豈不枉哉。事已至此。無策可施矣。若先於勢未盛時。重用石膏大黃生地丹皮梔子之屬。大劑溫涼服之。猶可救也。凡患時氣熱病。初宜清熱養液。如白芍二冬茅根竹葉石膏知母之類。以掣出熱邪。若大便不利。證顯陽明。卽防熱入血分。三承氣不可緩也。夫血猶舟也。津液水也。醫者於此。當知增水行舟之意。葉天士所謂救陰不在補血。而在養津。卽此義也。苟不知此。妄行溫補。或妄發散。則血燥而氣盛。氣盛則壅壅。

於小絡則爲自齧。壅於大經則爲狂走。其輕者壅於肌膚亦變爲癰疹。欲出不出而同歸於死。經曰。脈氣輩至者。駢至也。駢至故陽盛氣實。脈脹自破也。

痰飲分治說

繆仲醇柯韻伯俱有此說而未暢。未確。今爲伸其說如左。

飲者水也。清而不粘。化汗化小便而未成者也。痰者稠而極粘。化液化血而未成者也。飲之生也。由於三焦氣化之失。運三焦之失。運由於命火之不足。經曰。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蓋水入於胃。脾氣散精。上輸於肺。此卽津也。其渣滓注於三焦。爲熱氣蒸動。則不待傳爲小便。卽外

泄而爲汗。故汗多則小便少也。下行入於膀胱。而膀胱有上口。無下口。仍藉三焦之氣化。始能下出。故曰氣化則能出矣。其在三焦。則曰水在膀胱。則曰津液者。水在三焦。質清味淡。外泄爲汗。則味鹹。下泄爲溺。則氣臊。皆受人氣之變化。而非復清淡之本質矣。故汗與小便。皆可謂之津液。其實皆水也。火力不運。水停中焦。上射於肺。治之之法。補火理氣。是治本也。發汗利小便。是治標也。痰則無論爲燥痰。爲溼痰。皆由於脾氣之不足。不能健運而成者也。蓋水穀精微。由脾氣傳化。達於肌肉。而爲血。以潤其枯燥。達於筋骨。而爲液。以利其屈伸。今脾氣不足。土不生金。臍中怯弱。則力不能達於肌肉。而停

於腸胃。蘊而成痰矣。已達於皮膜者。又或力不能運達於筋骨。故有皮裏膜外之痰也。又多痰者。血必少。而骨屬屈伸時或不利。此其故也。治之之法。健脾仍兼疏理三焦。以助其氣之升降。運化是治本也。宣鬱破瘀。是治標也。燥痰則兼清熱生津。痰乃有所載而出矣。所以必用破瘀者。痰爲血類。停痰與瘀血同治也。治痰不得補火。更不得利水。補火利水。卽溼痰亦因火熱鬱蒸。愈見膠固滋長。而不可拔矣。此痰飲分治之大義也。至於患飲之人。必兼有痰。患痰之人。亦或有飲。二證每每錯出。此古人治法。所以不別也。不知病各有所本。證各有所重。患飲兼痰者。治其飲而痰自消。痰重者。卽兼用治痰。

法可也。因痰生飲者。治其痰而飲自去。飲重者。卽兼用治飲法可也。

論欬嗽

前人每以有聲無痰有痰無聲細分欬嗽二字。今概不取。無聲卽不得爲欬嗽矣。且亦安能無痰。但多少厚薄難出易出有不同耳。

素問欬論分五臟六腑四時以決其病之吉凶。凡百病皆以自肺入臟者爲漸深。而欬病獨以由臟出腑者爲日久。蓋百病是邪氣內侵。欬是真氣外脫耳。欬之爲病也。五臟皆爲之振動。內氣不寧。漸離其根矣。今條析其証之輕重如左。

卒然欬嗽連聲不可暫止者。此冷風隨呼吸而襲肺也。

此風襲肺則欬嗽襲胃則吐逆吐逆更厲於欬嗽殺人更速故小兒當風飲食最所忌也急宜溫散以桂枝爲君力制風木猖獗之勢故凡風勢之來其風之頭最厲急入戶避之卽卒無可避亦宜謹護口鼻爲佳

外感風寒惡寒發熱亦多有咳嗽者此風寒由經入肺也宜先表散久則兼清降其咳聲清響而晝夜相等經曰形寒寒飲則傷肺咳逆而上氣然飲冷是由胃絡入肺也其聲畧重宜溫胃畧兼利溼

有清晨咳嗽數十聲吐出濃痰碗許而始安者此胃中溼熱蒸肺也聲如在甕中者經所謂聲如從室中言是中氣之溼也其咳聲沈重治宜宣鬱流溼亦有寒溼致

此者但其痰較清其聲畧急治宜溫健脾土也

有咳嗽甚重入夜尤甚不可伏枕者此腎水上泛土弱不能行水水氣衝肺也聲重而又急連連不絕逼迫萬狀氣不能續治用仲景小青龍法真武湯法分有無外感而治之若水氣重甚目下腫如新臥起者十棗湯以瀉之輕則葶藶大棗湯但必以附子白朮湯善其後乃無餘患也

有停食噎腐吞酸而作咳者其證喉癢而天明與日晡搶咳較甚此亦挾風溼而然也治宜滲溼化食溫化大腸其病在胃與大腸之氣滯而水停也宿食不盡咳必不止

有因燥而咳者。聲乾無痰。斷續不勻。如爲煙所噓。亦無定時。時吐涎沫。治宜降氣養液。此多由時氣亢旱。燥氣所傷也。過食煇炙者。亦有之。靜臥則安。勞動則劇。與水飲。晝平夜劇者。相反。有陰火燥肺而嗽者。此勞氣也。其咳五更黎明。連連不絕。聲乾少痰。喉中燥癢。由於腎竭。肝虛火升。液耗肺不能自潤也。喉中常覺有一點乾結。如樹皮草葉。咳咯不出者。是少陰之精不上潮而脉絡燥結者。非肺燥也。急宜滋潤肝腎。清宣肺胃。開結行痰。殺蟲。凡風寒咳嗽。亦喉中作癢。但旋癢卽咳。癢甚咳急。勞瘵咳嗽。漸癢始咳。咳緩癢微。此爲異也。有喉中哧哧然。似有物以梗之。頗礙呼吸。呼吸觸之卽

偶咳一兩聲。言語發聲多不能暢。必先咳一兩聲。乃能出言。此脾溼不運。濁氣上蒸也。治宜健脾行滯。疏利大腸。使濁氣下降。即愈矣。更有咽中如炙。鬱如桃李核者。其病根亦如此。而甚焉者也。內經及中臟經脈經多論此病。或以爲腎。或以爲膽。或以爲肺。或以爲大腸。或以爲脾。有氣橫逆。有氣鬱結。橫逆即溼濁不降。鬱結者憂思莫解。大便必秘。經所謂二陽之病發心脾者也。喉中一證。素問欬論以此爲心欬之證。又曰。心脈大甚。爲喉吟。金匱五水篇論此爲寒結關元。腎氣上沖。若夫肺癰肺痿。則由肺家燥熱太盛。寔由脾家溼熱薰蒸太久。濁氣日增。清氣不復。漸致液竭血沸而腐敗矣。初起可治。宜清熱宣鬱。養液行瘀。三消五隔諸證。亦是

如此。此血熱之所致也。

陳修園謂久咳肺燥。可用人參生津。此必病起風熱。素無水飲。日久風去。熱存故也。若風寒久咳。肺氣不降。水道不調。愈久而水邪愈盛。不能伏枕。夜無寧刻矣。水飲上射。浮熱逆升。俗每自謂熱咳。求用涼藥。醫亦以肅肺。自求速效。遂令風寒永無出路。而成勞損矣。故吾謂今日咳勞。皆小青龍證也。

論喘附哮

喘之爲病也。其類有四。曰氣急。曰氣逆。曰氣短。曰氣脫。其因有寒有熱有虛有實。縷析於左。

氣急者。寒也。氣之呼吸。取道肺腕。而胃腕附之。二腕者。

氣之所並行也。或風寒從毛竅從背脊入於肺絡。侵及肺腕。或飲食寒冷太過。傷於胃腕。二腕相附。其氣相通。有寒則彼此相移。二腕俱縮而不展。不展則氣之道窄。寒微但嗆咳而已。甚則肺中諸竅皆緊。氣出不利。逼迫膈中。不得上達。風寒與水飲相搏。夜不安枕。漸致搖肩仰息矣。經曰。形寒寒飲則傷肺。氣逆而上行。非逆而上也。乃伏而不得上也。近時醫見嗆咳。卽投清降。以致二腕得藥愈緊。陽氣愈下。結愈上。促病者煩惋不堪。如有捉其咽喉。縛其胸膈者是也。故近時患小青龍證。無不終致勞損者。徐靈胎謂爲風寒不醒成勞病也。

氣逆者痰也。有溼寒。有溼熱。病屬在裏。非由外感。肥人

多有此證。凡人之氣。出口鼻呼吸出入者。其大孔也。其實周身八萬四千毛孔。亦莫不從而嘘噏。痰阻經隧。則氣之呼吸。不得旁達。而聚於膈中。只能直上咽喉。出於口鼻。已覺衝激矣。更有時痰涎壅盛。橫格膈中。而氣道愈狹矣。此溼寒溼熱成痰。飲者所常有也。此人若感風寒。卽近哮喘症矣。

氣短者。熱也。亦有水氣射肺。非風寒之外束。非痰症之有形。乍覺呼吸至膈而止。不能下達。非全不達也。入遲出疾。不能久留於內也。所以然者。肝腎血熱。陰氣不斂也。又有感受風熱。肺中津液爲亢氣所耗。不得柔潤。膈中乾燥。孔竅生煙。是氣管因津耗而燥急。氣行不能開。

闔。勻。布。也。傷。暑。者。必。有。此。證。凡。氣。之。流。行。必。有。津。以。潤。之。始。能。開。闔。滑。利。燥。則。陰。虛。陽。亢。覺。開。而。不。得。闔。矣。水。氣。射。肺。者。或。因。渴。飲。乍。多。或。因。汗。出。乍。閉。溼。逼。熱。氣。上。衝。如。火。得。水。以。沃。之。非。真。有。膠。固。之。水。飲。也。更。有。暑。無。所。因。而。脾。胃。不。運。大。便。久。秘。腸。中。濁。氣。上。蒸。於。肺。以。致。升。降。不。利。呼。吸。短。促。者。仲。景。曰。平。人。無。寒。熱。短。氣。不。足。以。息。者。實。也。註。謂。實。爲。飲。邪。非。也。大。便。秘。結。之。故。也。溫病有燥屎衝膈氣喘舌黑齒枯者不治

氣。脫。者。乃。真。喘。也。真。氣。離。根。呼。吸。至。胸。而。還。不。能。下。達。丹。田。自。覺。氣。無。所。依。張。皇。失。措。搖。肩。俯。仰。煩。躁。不。甯。無力。下。吸。出。多。入。少。此。或。因。久。咳。或。因。大。汗。吐。下。亡。血。失。

精陰脫而陽無所戀矣。急則危在頃刻。緩亦不過數日。仲景曰。少陰病。下利止。息高者死。是也。亦有下焦肝腎久受寒溼。漸逼命火上越。肺氣不能下納者。

其他自覺氣少下陷。呼吸不足不利。而不見喘促低昂。抬肩撼胸外形者。或稟賦不足。或脾胃有溼。或大病初愈。或過泄傷氣。不可枚舉。然病因大畧如此。但有微甚而已。夫氣急者。氣不得出也。哮之微者。非喘也。氣逆者。氣不得散也。近於嘔噦而非嘔噦。亦非喘也。氣短者。氣不得聚。呼吸不續。近於喘矣。以其乍見。無他證。故無傷於根本也。三者皆病在於肺。而兼在胃。氣脫者。散而不聚。升而不降。病獨在腎。與前證情形迥別。本最易辨。惟

夫氣急之久。氣逆之甚。漸至於脫者。其形相象。然病至此。真氣已孤。直謂之脫。亦可矣。嘗診一婦。自冬病喘。至春不愈。始延予診。至則見其形狀。非喘也。乃哮也。寒氣束肺。氣塞不出。日久邪深。真氣內陷。便溏下氣。肺中寒。涎注滿。真氣已不能到。其脈兩關以下。洪大滑數。兩關以上。細微如絲。其膚外涼內熱。重撫如焚。病人自覺頭上胸中。不知何處。缺少一件本體。是肺中已無生氣矣。夜靜晝劇。陽氣孤危。其哮逼苦狀。實不忍見。予謝不敏。延後一月始歿。故知邪氣逼塞。非正氣自脫者。雖至極危。猶可稍延時日云。

又按喘有三焦之辨。經云。邪氣在上。此風寒傷肺。氣之

不得升也。濁氣在中。此溼熱痰飲聚於胃氣之滯於上。降也。清氣在下。此寒溼之地氣從下焦腳膝之筋骨上入肝腎直搗命門。命火不得安其宮。肺氣不得歸其窟。有呼無吸。此氣之不得降也。是真喘也。其上二焦之病。非喘也。乃哮也。然哮亦有二。皆風寒與痰飲相結。但互有輕重耳。凡不分四時受寒。卽發發卽氣閉。迫塞欲死。滴水不入。徹夜無眠者。此上焦之風寒重於痰飲者也。數日卽愈。復如常人矣。凡春暖卽愈。秋涼卽發。發卽呼吸短促。晝夜相等。飲食減少。或如常者。此中焦痰飲因天寒。肺氣不舒而激發者也。若不新感風寒。其病勢未至逼急欲死也。治之之法。上焦之治。從小青龍。中焦之

治從平胃散各隨輕重而互參之。此卽太陽陽明之別也。太陽者風寒由肺俞內侵肺絡入傷肺腕。是病起於氣分。致太陽之氣化不行。而後水邪上泛也。陽明者是胃中本有溼痰。肺中久爲濁氣所據。天寒呼吸寒氣而肺中濁氣遂結矣。一由俞絡。一由呼吸。故治異也。若夫正氣離根。氣上不下。及胸而還。稍動卽汗出。久臥又氣阻。僅能伏几危坐者。命火熄。水邪肆。陰風慘澹。日色無光。是何等象耶。治之惟黑錫丹一法。差堪嘗試。不敢必效也。經曰。喘喘連屬。其中微曲。此言脈也。而摩繪喘病亦自逼真。謂其氣連連直上。微有反曲耳。然則喘之爲氣。升不降也。豈可與氣塞而不得出者同稱耶。

傷寒傷風俱有戴陽 附黃汗

發熱惡寒無汗脈緊爲傷寒發熱惡風有汗脈緩爲中風中風者津液爲風所鼓動而外洩外雖潤而內實燥也若加之以溫邪或誤用麻辛發散便有鼻乾氣促唇紅舌燥面赤如醉孔竅生煙之患矣傷寒者腠理爲寒所緊束而不得洩外雖燥而內實潤也惟久而化熱衛氣不得泄越而內灼以耗其榮乃有鼻燥氣迫之事喻嘉言謂傷風小恙亦有戴陽總由眞陰素虧一經風熱薰灼遂致津液不能上騰而呼吸逼迫乾燥萬狀耳故知治傷寒者亦有時不可徑用辛溫而治傷風者斷不可不佐以清潤

傷寒傷風。汗之太過。或爲亡陽。或傳爲陽明內實。昔人論之詳矣。汗之不徹。身膚作痒。面色正赤。仲景有二一各半湯之治矣。更有津液素充者。傷寒發熱日久不退。往往面色正黃。皮膚附腫。有時作痒甚。且搔之破而流汁。余每仿二一各半法汗之。其汗染衣皆黃。汁流如涎。著手皆粘。氣味腥臭。此乃津液菀蒸日久所化也。此汁若再熱久不退。必爲灼乾。或過用涼藥清熱。熱退汁凝。阻塞玄府。衛氣不通。營氣不行。將成血痹。骨蒸而入勞瘵之途矣。故仲景以二一各半湯助生新津而峻汗之。其意深矣。舊解以二湯爲緩汗法者。非也。

痙厥癰癩

奔豚

瘧厥癰癰四者皆有猝倒無知之證而病名各異者其
病機病體有不同也瘧之病成於燥也屬於太陽故項
背必強甚者角弓而反張矣此筋病也內經仲景謂瘧
屬於溼者推其原也無論溼寒溼熱必化燥而後瘧是
津液凝結也厥亦有寒熱之分而身不強是衛氣逆亂
之病也病在脈外皆屬於實其虛而厥者直脫而已雖
曰有寒有熱究竟統歸於熱但有外寒逼熱而然者總
是榮氣消耗衛氣無所繫戀而奔逸迫塞於心包也癰
無寒熱之分而有久暴之別是營氣窒閉之病也病在
脈中經曰心營肺衛又心主知覺心包絡之脈爲瘀血
所阻塞則心之機神停滯而無知矣是營氣壅實而衛

氣力不足以推盪之畜積以致此也。又心與小腸脈絡相通。小腸脈中有凝痰瘀血阻室。心氣亦發爲癰也。厥之病氣實而血虛。癰之病血實而氣虛。其邪皆實。其正皆虛。若夫癰者由於血熱發於肝風。手足抽掣。五獸同鳴。昔人以五獸分五藏而總歸於肝者。肝藏血。熱生風。風性動也。此藏病外連經絡。蓋氣血俱實者也。而其本必由於寒。錢仲陽以小兒急慢驚風爲陰陽癰。乃別一證。名同而實異也。急驚由於肝熱生風化燥。其證尙介。癰瘕之間。其異乎瘕者。手足拘攣而不必反張。異乎癰者。手足抽掣而絕無獸鳴也。慢驚則全屬脾藏陰陽兩虛。故陰邪內拒。虛陽上迫。氣機乍窒。卒然無知也。虛則

易脫故稱難治。方中行作瘧書。以小兒驚風屬之。亦只可指爲瘧之類。不可徑指爲此。卽是瘧也。千金方曰。溫病熱入腎中。亦爲瘧。小兒病瘧熱盛。亦爲瘧。其意是以瘧爲驚風。而以瘧專屬之。拘攣縮急之證也。

金匱云。賁肫病。從少腹起。上衝咽喉。發作欲死。復還止。此從驚恐得之。素問曰。人有生而病癲者。此得之在母腹中時。有所大驚。氣上而不下。精氣并居。故令子發爲癲也。是奔豚與癲皆生於驚。金匱徧論雜病。而無癲癰。竊疑奔豚卽癰也。癰作猪聲者最多。豕水畜屬腎。奔豚發於腎也。千金方第十四卷風眩門。小續命湯方前引徐嗣伯曰。痰熱相感而動風。風心相亂則悶瞀。故謂之

風眩。大人曰癰。小兒爲癰。其實是一。此方爲治。萬無不愈。而賁豚爲患。發多氣急。死不可救。故此一湯。是輕重之宜。觀此。是以賁豚爲癰。癰之重者。私嘗論之。瘕厥暴病也。其因皆津耗血乾。而氣悍脈管迫塞之所致也。治之重。以涼潤生津。辛香泄氣。而佐以行血豁痰之品。病可卽愈矣。癰癰痼疾也。有得寒卽發者。有得怒得勞卽發者。其機不外內經氣上不下之一語。其所以不下之故。必由寒溼從下上犯。從脛足腰髀之經脈內侵。濡漫先使腎陽不得下通。邪氣漸漸入於脊膂上逼心胃。陽氣不得下降。故癰癰之人。卽未發病。目多不能下視。兩足行動隱隱不便。腎丸時或隱痛如癰疝之狀。二便不

能調暢推此以求治法。必須用辛溫。如細辛羌活藁本威靈仙生附子吳茱萸小茴香以通經脈之寒。而以生膝抑之下行。更以破血如蟲蟲蟲蟲蟲蟻延胡索五靈脂當歸鬚穿山甲礞砂雄黃枯礬溫化之品以通小腸。脊脊血脈之瘀。而以二丑導之下出。作爲丸散緩服久服。庶可漸瘳。又有寒溼自肺胃撲滅心陽。使心氣乍抑而熄。昏厥如死者。此寒溼傷於腦氣。所謂陽中霧露之邪也。與中寒相類。用辛溫發散。使水氣從上揚出。與寒溼從下上逆者不同。此多見於暴病。而痼疾亦間有之。其人常俯視不仰目。胞下垂如睡。面色自額至顴深黑者是也。夫天下病有熱而不可清。虛而不可補者。其惟

論脈
三
顛癰乎

論臟無他病時發熱自汗出而不愈以桂枝湯先

其時發汗則愈

夫時汗出而不愈是邪不以汗解其邪必非可汗解矣
乃曰先其時發汗則愈何也按原文云此衛氣不和也
桂枝湯是從榮通衛衛爲風邪所擾不能內和於榮發
其汗者是助榮之力以出而和於衛榮衛之氣相合邪
無地自容矣其自汗不愈者衛與榮乖正氣不能固護
於外津液泄於其隙而不與邪相值也發其汗則熱熱
蒸徧真氣充周矣風邪鼓衛氣於外今更從邪氣之後
壯榮氣以逐風邪也

榮行脈中。衛行脈外。俱日夜五十度周於身。若或遲速。互有參差。卽病矣。衛傷於風。則衛行速。而榮不能應之。榮不能應。則衛力亦有不繼。而腠理豁疏矣。故時汗出也。桂枝湯是鼓榮之液。以潤衛之燥。俾開合利。而機關密也。榮傷寒脈緊。無汗之麻黃證。是榮衛俱傷於寒也。前人謂寒傷榮。不傷衛者。誤矣。其專榮傷於寒者。是寒溼下受。不從皮毛。而直竄經脈。內入筋骨。血液凝聚。其行漸遲。不與衛應。而寒熱病作矣。近時寒瘧。多是寒溼下受。治宜仿九味羌活湯法。重溫下焦。開通少陰太陽之表裏。經氣非桂枝柴胡所能勝任也。桂枝湯止汗之力。勝於發汗。故欲發汗者。必啜熱粥溫覆以助之。

藥對證而增劇

千金方曰。凡服止痢藥。初服皆劇。愚人不解。卽止其藥。不服。此特不可。但使藥與病源的相主對。雖劇。但服不過再三服。漸漸自知。惟非其主對者。本勿服也。慎柔五書。謂久服寒涼。陽氣鬱陷者。改用四君。保元。溫脾。理肺。陽氣升舉。邪氣漸漸退出於表。退至陽明。則有嘔吐。便澹。水泄之事矣。退至少陽。則有頭痛。寒熱往來之事矣。退至太陽。則有發熱。惡風。寒項脊強痛之事矣。此時正宜加力輔正。隨證施治。以收全功。不得疑爲新受外感。更不得疑爲藥誤。改用他法。再誤卽難治矣。竊謂今人最慮肝陽。每於傷風頭痛。卽曰肝陽上升。卽以清涼澆

灌及至真火下陷陰霾瀰漫頭重顙脹仍曰肝陽太亢
明者用宣陽逐陰之劑以挽之稍見陽氣上達口乾微
渴卽斥爲藥誤助動肝陽必求滅陽而死可慨也

如治外感外證雖減而內證轉劇此卽邪氣之內陷也
外邪內陷治之能使漸透於表表證日增而內證日減
此卽正氣之充而漸復也先見惡寒發熱治之但使寒
熱稍輕而增見胸滿嘔吐不食是風寒內陷矣先見胸
腹膨脹治之但使膨脹不見而轉見大便滑泄不禁是
正氣下脫矣故有外證見增而實爲醫之功外證見減
而轉爲醫之過者醫家病家於此皆須有定識定力不
爲搖惑方能臨變不改亦能臨變知改矣

周慎齋曰脾氣虛而脈弦者服補中益氣湯後必發瘡脾氣虛而淫勝者服補中益氣湯後必患痢此邪尋出路也仍服前湯自愈

此與慎柔五書意同

朱丹溪治一虛人患痢先用六君多服久服病證日增暑不爲動正氣既充以治痢藥一劑迅掃之而病除矣此絕頂識力也又凡寒溼內伏必先用溫藥使化溼熱其化熱時痞滿昏倦反不如初時之神氣清爽也

更有猝然變症可駭者尤須有定識以鎮之如許叔微治李信道伏陽肢冷與破陰丹不半時煩躁狂擾曰此換陽也逾時果汗出而定此卽仲景所謂其人大煩口渴躁擾爲欲解也又趙晴初謂治某傷寒日久失下與

四物承氣加減片晌腹中刺痛欲死口噤目瞪不省人事至天明下黑糞累累而解

讀醫隨筆卷四目錄

皖南建德周學海

著

證治類

陰虛注夏陽虛注秋

併陽虛注夏

論噫

論嘔噦

驚躍

表裏俱病治各不同

傷寒邪在陽經則脈浮在陰經則脈沈

少陽三禁辨

蟲脈蟲證

汗病

肺中伏風有專寒夾溫不同

寒溼下受直傷少陰變證多端搜治匪易

史載之論水氣凌心諸脈證

和解法說

與少陽三禁篇參看

血痹瘧母合論

中風有陰虛陽虛兩大綱

虛勞損極有內因外因兩大綱

瘧疾肝體壞外證

富貴貧賤攻補異宜其說有辨

病後調補須兼散氣破血

病在腸胃三焦大氣流行空虛之部與淫溢沾戀

經脈膜絡曲折深隱之部其治不同

身中腹中一股熱氣衝動者有虛實二因

五藏內傷外應見證

論瘕不當以剛柔分虛實

黃疸黑疸

注冬

食填太陰證似結胸似溫毒似陰虛

陰陽不別由於傳派不清

辨陽旺陰生

用藥須使邪有出路

發明欲補先瀉夾瀉於補之義

伏邪皆在膜原

瘀血內熱

勞傷陽虛發熱

末病尤當治本

利小便

利止遺止反爲死證

平肝者舒肝也非伐肝也

風厥痙攣

附中惡五尸

中風實在上焦虛在下焦

厥逆奔豚腳氣攻心

虛損奇證

斂散升降四治說略

新病兼補久病專攻

慾不可遏法宜疏肝健脾

讀醫隨筆卷四

皖南建德周學海徵之甫著

證治類

陰虛注夏陽虛注秋

併陽虛注夏

凡人三四月天氣乍暑。腠理乍開。內氣不勝其散。而爲神昏發熱。體倦不思食之症。謂之注夏。世醫論之多矣。至于七八月間。暑氣初收。新涼乍來。腠理乍閉。而內氣久經夏汗外洩。其力孱弱。不能自充。多見肺氣下陷。呼吸短促不足之象。繼則連暑氣涼氣溼氣一齊吸受。皮膚之內發爲慄熱惡寒。體重肢倦。飲食無味。口渴不欲飲諸症。此與注夏之病。正相對待。一爲陰虛。天氣乍開。

而力不足於開也。一爲陽虛。天氣乍合。而力不足于合也。世醫論之者少。惟張石頑醫通勞倦門有之。吾名之以注秋。而錄其文曰。脾胃虛。則怠惰嗜臥。四肢不收。時值秋燥。令行。溼熱少退。體重節痛。口乾舌燥。飲食無味。不欲食。食不消。大便不調。小便頻數。兼肺病灑淅惡寒。慘慘不樂。而色槁不和。乃陽氣不伸故也。升陽益胃湯。又曰。勞役辛苦。腎中陰火沸騰。後因脫衣。或沐浴。歇息陰涼處所。其陰火不行。還歸皮膚。腠理極虛。無陽被風。與陰涼所遏。以此表虛。不任風寒。與外感惡寒相似。其症少氣短促。懶于言語。困弱無力。不可同外感治。補中益氣加柴蘇羌活。甚者加桂枝。最當此條。雖不言秋令。

而風與陰涼非秋氣乎。故乍涼見證每多如此。後條較前條尤重者。爲涼氣乍至。尤覺有猝不及防之勢也。又按注夏一病。前人有指爲三四月乍暑之時。卽見此證。有指爲長夏六月暑溼交蒸之時。而見此證者。竊謂二者當併有之。如乍暑見此證。盛夏未有不加甚者也。盛暑見此證。初夏未有不先兆者也。且病名注夏。本統夏令三月而言。其病由于陰虛不任疏散。自是夏令之月。無日不然而其機總發動于初夏。與初秋爲一開一合之對待。故以初夏見證爲當也。但時有初盛卽病有微甚耳。亦有初夏見證至盛夏轉精神清爽者。此陽氣不足。經絡伏有寒溼。初時陽力不能伸達。非如陰虛。

者內氣先已不固。不勝天氣之再散也。其證多見煩。躁。擾。不似注夏之怠惰。少氣也。是又注夏之別一證矣。戴元禮以七月初涼見證爲注夏。殊覺名義未協。吾故創注秋之說也。

論噫

金匱痰飲篇曰。水在肝。脇下支滿。噫而痛。徐注曰。肝與少陽膽爲表裏。所以主半表半裏者。水氣乘之。陰寒內束。故少陽氣上出。衝擊而噫。如傷風然。喻注曰。火氣衝鼻。故噫也。按內經腎主噫。故凡太陽傷寒。寒氣深入。隨督入腦。爲熱所擊。則噫矣。太陽與督。卽少陰之部也。其脈皆與腦通。噫者。寒熱相激。逐於脈中。致脈內作癢。癢

極突出。徐曰：寒束喻曰火衝，其義一也。惟不言肝腎相通而牽說少陽，殊屬無稽。夫肝水見噫者，肝寒感於腎也。且噫之來路有二：因寒束肺，竅熱氣撩於肺中而上冲者，其氣發於胸中，上過上膈之內而下出於鼻也；因寒束督脈，熱氣激於脊膂而上冲者，其氣起於腰俞，循脊上出腦頂之巔而下出於鼻也。一縷寒邪，孤行氣脈而不爲正氣所容，故衝擊而出也。本屬微邪，不足爲病，然見有早起必噫數十次，無間寒暑而寒天校甚，婦人妊娠尤爲有礙，此不得爲微邪矣。治法宜仿肝水例，宣達肝與膀胱之陽，與肺氣相接，使水邪下伏，宿寒外攘，卽止。

論嘔噦

傷寒論溼病篇溼家下之早則噦此丹田有熱胸上有寒又太陽篇邪高痛下故使其嘔小柴胡湯主之邪者傷寒之邪也痛者熱之所鬱而激也又云傷寒胸中有熱胃中有邪氣腹中痛欲嘔吐黃連湯主之脈經平嘔吐噦篇曰寒氣在上暖氣在下二氣相爭但出不入其人卽嘔而不得食恐怖卽死寬緩卽瘥朱丹溪曰嘔逆有痰閉於上火起於下而不得伸越者大凡人身四維有寒束之氣行橫竅之出入不利遂從直竅上衝又或寒壓於上熱鬱於下氣上升道狹不如其常則升氣沖激此皆作嘔噦也若腸胃秘結濁氣上蒸肝腎血熱火

氣上浮而無寒。遏於上者。不過愠愠欲吐。不至衝激也。乾嘔與噦證有輕重。而因無異同。前人剖析太過。轉亂人意。按右論嘔噦。非論吐也。吐之病。有因寒氣從下上沖而然者。有因中焦胃熱肝熱而然者。有因外風襲胃者。

驚躍

常於欲寐未寐之際。霎然舉身振躍者。世皆謂爲血不養筋而實非也。乃津不濡脈之候也。人身氣脈一動。周身百脈涌應。其中必有津以濡之。故能自然無礙也。若有一脈竟塞不通。則氣亦竟不至其處。亦遂寂然不動矣。無如脈終不能不通。氣終不能不至也。脈中津汁耗燥。一有不濡之處。或畧有痰絲以格之。則氣之既動而

室室而復動一控送之間而百脈爲之撼躍矣其動之所發無定處或起四肢或起胸中隨其氣之所觸而起也此象偶然一見不足爲病若欲治之惟甘涼生津而已凡小兒寐中多作此象俗謂骨氣撐長之兆實卽痰格其氣也若大人逐日方寐卽見驚掣是爲痰盛是津虛之燥痰也生津爲主而祛痰佐之津盛則痰有所載而滑利易出也若血液虧虛不能養筋者當見肢節拘急不便或舉身振振欲擗然此風熱所傷與發汗太過之所致所謂筋惕肉瞤也是故心津虛燥之人往往神明散越欲寐之際心中無故驚惕四肢微有痠癢甚至累累不已令人不能成寐者其勢雖微病根反深若驟

因風熱與過汗者宜甘酸以養之。經謂心苦緩急食酸以收之。是也。若久病與無病而然者更宜大劑甘寒酸溫之藥生津補血以溉之。所謂津液相成神乃自生也。又有水飲沖心而發者必辛散淡滲兼滑潤之劑載痰上下分出以滌之。此又所謂心中憺憺大動恐如人將捕之者是心陽爲水邪遏抑而神不自安也。

表裏俱病治各不同

表裏俱病者俱傷於邪也。非表邪實裏正虛之謂也。邪氣者六淫是也。試以寒熱明其例。

表裏俱寒者治宜溫中以散寒。裏氣壯而外邪可退矣。仲景於身體疼痛下利清穀先溫其裏後攻其表者是

指示大法如此其實表裏兩感於寒溫裏發表一時并用正不必分先後也

表裏俱熱者治宜甘寒佐以辛涼解散如葉香嚴溫熱治法若陽明府實者更先以苦寒鹹寒攻下之如服承氣大使得通而汗自出是也 二者表裏同氣故重在裏治其裏而表亦卽應手而愈矣卽或表有未盡餘邪再畧清其表可也若先攻其表不但裏虛而表不能淨卽令表淨而正氣受傷裏邪又將從何路以驅除之表熱裏寒者如其人素屬中寒而新感風熱治宜解表而已如其人內傷生冷外傷風熱表裏俱屬新邪則治宜辛涼疏表之中佐以芳香理氣以化內寒

表寒裏熱者。如其熱是因表邪。腠理閉遏所致。但解表而已。如其熱是溫邪蘊結。而表又新感風寒。輕者辛涼疏其裏熱。而外寒自祛。重者寒力足蔽其熱。治宜辛香輕悍。急通其表。免致表邪久束。裏熱愈深。潰入經絡。滯血分。便難措手。但劑中宜佐涼滋。不可過燥。表解急清裏熱。二者表裏異氣。故重在表。所謂先攻其易也。若先攻裏。不但表邪內陷。恐裏邪未易去。而表邪已堅矣。此法之大體也。又當隨時消息。病勢之緩急。以爲施治之先後。神明於法中。而非死守板法也。其庶幾乎大抵病由外陷內者。須開其表。而擗其裏。使邪仍從原路出也。昔人嘗謂少陰之邪。仍以太陽爲出路。太陰之

言醫問金老四
邪仍以陽明爲出路故凡外邪內陷日久者服藥後能
轉見表證卽是邪氣退出也又如內傷飲食以致惡寒
則攻滯之中必兼理氣內傷精血以致發熱則養陰之
中必寓潛陽此又表裏互虛互實之治法也

傷寒邪在陽經則脈浮在陰經則脈沈

舊說謂傷寒邪在陽經其脈浮邪入陰經其脈沈此浮
表沈裏之大義也其實寒邪初感在表脈多沈緊而數
不見浮也此事景岳已曾辨之矣邪入陰經惟寒邪直
中者脈見沈緊若由陽經化熱傳裏者脈多洪盛未有
轉變沈細者然則舊說非耶曰所謂陽經脈在浮者非
謂其脈之浮也謂診者當於浮分診候其變象也陰經

脈在沈者。非謂其脈之沈也。謂診者當於沈分診候其變象也。大抵初感外邪。如屬風熱。則脈浮。然風熱之象。止見於浮。若重按則不見也。如屬風寒。則脈沈。不能浮。然風寒之象。止在指力初到脈皮之上。若重按至脈底。亦不見也。且其勢有欲浮不得之意。卽此可見寒邪據表。陽氣不得外達矣。此邪在陽經。則脈浮之說也。邪入於裏。若屬沈寒。或寒溼從下受。直入陰經者。重按沈分。必見細緊。若係熱邪入裏。外有寒束。則必見浮緊而沈滑矣。至傷寒由陽經化熱傳入陰經。只是邪氣內連。非邪氣內移。表邪全罷也。其脈當校病在陽經時更覺洪實。其邪氣之變象。不止見於浮分。連沈分亦如是矣。此

邪在陰經則脈沈之說也。若表邪入裏而表分全退。只見裏證。此必內虛而致邪氣內陷也。或熱結於胸而爲神昏譫語。其脈必沈細而數。或寒陷於中而爲下利足冷。其脈必沈微欲絕。亦有沈緊而遲。邪盛正虛。比之邪氣直中者。更難挽回也。內連者是邪氣蔓延而正氣之力不敵也。內陷者是正氣全虛而邪氣據其巢穴也。直中者。雖亦正氣之虛。而邪氣單刀直入。尙未蔓延四布。盤踞未牢。故可急攻。稍遲亦無及矣。又有邪盛於表。正虛於裏。如所謂尺中微不可發汗。尺中遲不可下者。此猶虛處無邪。正當急補其虛。助正驅邪也。稍遲邪卽內陷矣。虛處有邪。便難措手。

少陽三禁辨

舊說謂膽爲清淨之府。無出無入。故邪在少陽。禁汗吐下。此說相沿已久。不知始自何人。而不知其不通之甚也。夫五苓瀉太陽之府。承氣瀉陽明之府。若少陽膽府。誠無如此瀉法矣。若少陽之經。本與諸經之氣相通。何得謂無出無入耶。吐下無涉於經。禁之可也。汗乃通經之事。而何以禁之。然則仲景不徑用桂枝麻黃者何也。蓋嘗思之。少陽之經行身之側。爲人身之奧區。凡人之身。前後部位大。則氣力大。兩側部位小。則氣力小。百藥下咽。皆藉膈中大氣以運行之。今兩側爲身之奧區。藥力總是先行太陽陽明。而後緩達少陽。如此則用藥者。

亦當以緩法行之。若徑用麻桂性急之藥，則直走太陽。陽明汗先出而少，陽仍未到也。正氣又已衰矣，故用柴胡性緩之藥。又以人參柔緩者，監制之。半夏下降者，疏通之。無非緩緩橫撐之意也。故知少陽非忌汗也。忌急汗也。緩撐微降，斯藥力旁滲而達於少陽之經。邪乃得汗而解矣。不但此也。經謂邪在膽，逆在胃，善嘔苦汁，溫溫欲吐。溫溫當作慍慍是邪在少陽，其氣上逆，本自欲吐，治以柴胡。半夏降其逆氣，故不得比於胃中夾食，溫溫欲吐者，當遂吐之也。吐之則氣愈上逆而不降矣。是禁吐亦非因胆府之無出入也。邪在少陽之經，每與手少陽三焦之府其氣相通，故少陽有心胸痞滿，即屬於三焦。

矣。治法雖不用硝黃而必以黃芩、黃連、半夏理其痞結。以其邪在氣分故也。若有痰涎有形之邪結於胸脇，則大陷胸、大柴胡以及瓜蒌薤白、旋覆代赭，此皆少陽三焦之治也。亦何嘗不用下耶？大抵六府惟膽府之體同於五藏，五藏受邪皆因六府牽累。若直傷其藏，卽死矣。膽之受邪亦因胃與三焦之牽累。若直傷膽，亦無治矣。故五藏受邪治在六府，膽府受邪治在胃與三焦。卽如踰垣上屋罵詈不避親疏，皆胃實以致膽橫也。由此觀之，緩汗微降治膽之經而陷胸硝黃之通胃與三焦者，實以治膽之府也。

按陶節菴曰：傷寒因下早而成滿硬痛者爲結胸，未經

下者雖滿悶不硬痛此爲痞氣屬少陽部分宜從緩治
不宜峻利觀此則予之前說非杜撰矣再邪傷太陽陽
明則正氣辟易積於兩側稍久邪勢張大漸入兩側則
有邪正分爭之勢矣故時時作嘔者上下相爭也往來
寒熱者表裏相爭也身重脇痛不能轉側者正氣爲邪
氣所逼僻處偏隅而不流利通行也此皆邪在於經之
事若胸脇痛脹則入裏而在胃與三焦矣均無與膽府
之本體也

此論邪入少陽
之經脈部位也

又按膽主津液凡邪傷津液卽屬少陽不必入於身側
之經也故胸滿驚煩往來寒熱小便不利一身盡重不
可轉側者津液傷則氣機不利也或熱入血室晝日明

了。夜則詰語者。津液傷則血分受灼也。小柴胡乃養榮之方。生津益榮以託邪也。胡玉海論陽明下證有云。須先使邪氣浮動。毒不粘連於肝。乃可用大承氣下之。此卽少陽禁下之義也。明於津虛血燥之義。則少陽之所。以三禁與其所以有熱入血室證俱瞭然矣。少陽壞證。爲多者。津液傷則血失所養。易爲熱邪所灼。敗也。此論少陽之氣化功用也。

蟲脈蟲證

關上脈微浮。積熱在胃中。嘔吐蚘蟲。心健忘。

關上脈緊而滑者。虵動。尺中脈沈而滑者。寸白蟲。

腹中痛。脈當沈若弦而反洪大。此爲有虵蟲。

腹中痛多喘嘔而脈洪者爲蟲。

按喘疑當作睡。

疳蝕其脈細數若虛小者生。緊急者死。

按蟲病多起於溼熱太盛。木鬱土中而化生也。亦有瘀血所化者。世謂癆蟲是也。大抵在腸胃者易除。在經絡者難治。其脈不外弦滑細數之兩途。然亦有弦遲者。胃中寒溼也。亦有細澹者。胃汁爲蟲所消耗也。至於洞溪醫案所稱腸胃爲蟲蝕盡而人猶不遽死。則怪誕之說矣。然事亦有甚奇者。族有貧婦。初覺七竅內如細蟲縈援。數年後目盲。皮膚枯槁。而徧身振掉不息。夜寐稍靜。偶一言動。卽肢體無一不戰戰慄慄。然者已十餘年矣。今尚未死。此必傷於微風。化生

細蟲吸血傷筋也。大抵蟲證與痰證相類。痰多怪證。蟲亦多怪證也。爲暈眩昏厥。爲癩癰狂妄。爲吐利血水。爲皮膚頑麻。奇痛奇癢。爲四肢拘急。痿緩振掉。爲怪夢紛紜。不可思議。世稱人有患蟲瘡者。神農本草水銀有殺皮膚中蟲之文。不誣也。予近治汪君。初起顴上有水。常如屋溜一滴。并不破皮。後遂右半面常自覺振動。如吹大風狀。一日數發。已六七年。發時卽鬚尖亦手不可近。觸之其痛徹心也。皮色如常。不腫不變。內外藥治。僅得小效。後挑出牙蟲無數而愈。平時牙并不痛。此亦奇證。與前貧婦之類。皆所親睹者也。

汗病

西席汪幼純先生。盱人也。家洪澤湖之蔣壩鎮。一日爲予言。吾鄉有所謂汗病者。每發於三四月間。一人患此。卽舉家傳染。同時並發。其證初起。覺毛聳。卽發熱昏臥。不省人事。不言不動。不食。但口渴索飲。日夜不休。若家有五六病人。以一人供茶水不給也。至六七日。必大發。狂躁汗出。乃愈。未有藥治者。若不能狂躁。卽不起矣。此何病也。予沈思良久曰。此卽傷寒也。必冬日天之寒風。與湖之水氣相合。人自口鼻吸受。伏於膜原。不與榮衛出入之道相觸。故不卽時發。交夏心中陽氣當升。而寒溼所伏。適當其衝。阻其升發之氣。遂相激而成病矣。西

醫謂人腦氣受傷則知覺運動之靈皆失。腦氣與心氣相依者也。心氣爲伏寒所撲。與手少陰直中之傷寒相似。此仲景所未言者。其年冬月有異風挾水邪而至。人受之者。斯爲病矣。故每三五年而一見。蓋與運氣相關也。未病之先。邪氣內伏。必當有頭腦時或沈重隱隱痛脹。心氣偶然一陣如悶之狀。治法桂枝麻黃皆不合格。當以小青龍加生津藥主之。以中有桂枝細辛能入心宣陽而散寒水也。若欲預防則先於立春之月多服桂枝湯可矣。發病之時脈必沈伏不見。或沈緊細數。未病之先其脈必緊小不盛也。此不過一時據理擬議之詞。實未知汗病果何義也。嗣讀千金方乃知汗病卽傷寒。

之別名也。俗每謂不可用藥。須俟自愈。枉死者多。是敝俗已千餘年矣。仲景辨脈有曰。病至六七日。手足三部脈皆至。大煩口噤不能言。其人躁擾者。爲欲解也。情形與此符合。但未明六七日間當用何藥。豈束手坐待耶。此病若邪重。當時卽發。卒倒無知者。卽爲手少陰中寒也。拙注仲景辨脈此條。謂其人躁擾。句是眼目。若無此。則煩噤乃氣脫也。觀此益醒。

肺中伏風有專寒夾溫不同

肺中伏風。有專寒者。有夾溫者。專寒是口鼻吸受風寒於內。其證噎欬不已。入夜尤甚。爲日稍久。肺氣不能清肅。卽挾水飲上犯。面目胗腫。隱見青色。治之宜用溫散。如桂枝茯苓乾薑細辛。皆要藥也。夾溫是先吸受天地

亢燥之氣。肺中津液。爲亢氣擾耗。大氣出入不得滑利。呼吸喘促。因之表氣不充。腠理不固。或夜寐盜汗。或勞汗當風。風寒乘虛內襲。遂時覺惡寒發熱。肺氣愈不得暢。亢氣愈凝於中。時作噎歎。遇勞卽甚。痰涎乾結成塊。成裏氣味腥腐。舌苔薄黃乾燥。唇焦引飲。脈象浮候弦而帶滑。中沈洪大而散。大便秘結。小便赤澀。甚至胸中腹中有一點結痛。是時正當仿大青龍越婢之意。以兩解之。卽愈矣。而醫乃有意深求。以爲此肺癰也。又不遵古肺癰治法。而用桑葉桔梗連翹銀花一派苦寒沈降之品。致溫燥之氣愈結愈深。毫無出路。噎唾膿血而肺眞腐矣。當肺未壞之先。挽回得法。間有發爲斑疹瘡瘍。

而愈者然而難矣其死也面白唇枯髮焦目陷吾見屢矣此病近時極多醫者不可不知內經勞風一病證候與此相近巢氏風熱候正引此文是因勞倦津液內傷風溫外襲久不得出蔓延於太陽少陰之經脈以內達於藏致肺腎藏氣爲之擾亂浮越所以然者正氣先傷其力不能撐邪外出也治之惟有資助肝腎元氣宣通肺與膀胱之經氣需以時日庶有瘳乎

寒溼下受直傷少陰變證多端搜治匪易

自古皆謂寒傷肺溼傷脾同氣相感也展轉乃傷他經今據吾所見凡人久在溼地坐臥寒溼之氣盡從太陽少陰深入矣內經謂傷於溼者下先受之又謂清溼地

氣之中人也。常從足胛始。況人坐則以足置地。臥多以背向下。故內氣充足者。邪氣不遽內襲。卽從臑髀上竄。脅脊過頂。入鼻一路。筋絡牽引。痠疼脹急。此傷於太陽之經。而內連督脈也。重者卽苑爲腳氣矣。若內之眞陽稍怯者。邪氣卽從涌泉上入脛骨。而內侵腰俞。背俞。先使腎陽不得下降。大便溏。消小便赤。瀉兩脛時冷漸漸潮漫。三焦心胃之陽又爲所抑矣。甚者卽水氣凌心也。其始筋骨痠脹。精神猥頓。呼吸氣高。兩腿沈重。治之必仿少陰傷寒治法。而加以溫行溼邪之品。方能奏效。若僅治中焦。藥力不能與邪針對。無益也。若見其上熱。誤認爲熱。而以寒涼澆灌。其禍更不堪言。仲景辨脈篇清

邪中上濁邪中下一條卽此病之久延敗證也。前人指爲瘟疫者非是。拙著章句論之甚詳。

靈樞曰。厥逆者寒溼之起也。又曰。厥成爲癰疾。金匱婦人篇中有曰。因虛積冷結氣在下。奄忽眩冒狀如厥。癰其敘瘟證也。亦有面赤足冷目脈赤背反張之候。是癰厥初起皆由寒溼下受上入脊腎陽不得下降上衝於心兩陽相搏於膈中治不得法積之日久遂有熱痰膠固不可拔之癰證矣。嗣後飲食驚恐風寒暑溼有感卽發醫者以爲病在於心專用牛黃犀角以清心熱祛心痰心氣愈虛而邪愈癰殊不知此寒溼下受之邪太陽少陰之來路也。千金方謂小續命爲癰癰要藥卽此。

義矣。陶節菴槌法有曰：病始得之，無熱，譫語，煩躁不安，精采不與人相當。諸證皆氣高不下，神明上越，爲寒溼從下衝激也。庸醫不識，呼爲狂發，殊不知此熱結膀胱之證也。用桂苓散，卽五苓加味。石頑老人亦謂五苓散能分水去溼，胸中有停飲，及小兒吐乳，欲作痢者，五苓散最妙。此皆寒溼痼於下焦，大氣遏痹，不舒之所致也。熱結膀胱者，邪氣外束故也。

何子詹之子媳，有孕，患自兩足跟上腓腸入髀臂腰脊，過項上頂，復前至於鼻，一路皆脹急痠疼，四肢懶怠，腰輭不支，脈六部沈緊，右手重按畧滑，此胎氣也。其病乃寒溼傷於太陽，內連督脈，用細辛五分，羌活二錢，藥本

威靈仙各錢半。兔絲子桑寄生巴戟狗脊白朮杜仲茯苓牛膝各二錢。決以三劑知。五劑已。果驗。其苦如脫。夫辛羌威蕤牛膝。號稱傷胎。今既有病當之。又加強筋固氣之品以佐之。不但能防其偏。而且能助其力。故病愈而胎無傷也。若用參其歸地。便有妨寒溼而諸味不得展其長矣。

何子詹之孫三歲。先於七月患溼瘡。漸愈矣。微見溼泄。忽半夜發熱。日出始退。次日依時而至。醫遂以爲瘧。忽又大聲驚喊。目瞪昏厥。旋復如常。醫又以爲驚風。更以危言嚇之。越數日。乃邀診。至則見其精神委頓。面色慘黯。目胞下垂。四肢肘腫。而左尤甚。頭面亦右溫左涼。舌

胎薄白。在後半部。脈息沈緊。審思良久。曰。異哉。此寒溼深入骨髓也。疏方用桂枝。良薑。烏藥。香附。陳皮。菖蒲。服四劑。病無增損。而委頓彌甚。然脈息浮弦矣。因思邪從下上犯。此藥僅溫理中焦。宜無益也。於是用細辛。川芎。各五分。羌活。藁本。威靈仙。生附子。牛膝。巴戟。蒼朮。桃仁。杏仁。各二錢。決以三劑病已。至期果面色清亮。言笑有神。飲食倍進。臍腫全消。脈息暢大矣。惟肢體尙見微倦。舌尖有小紅壘。是虛熱也。用桃仁。杏仁。蛤粉。蒲黃。畧清結痰。繼用香附。青皮。白朮。雞內金。川芎。鬱金。黨參。山藥。調理脾胃。發水痘而復元。是病也。其初見發熱者。是寒溼從陰分上蒸。與衛陽交戰也。驚喊昏厥者。聲發於心。

寒溼內通。心陽乍掩。熱痰乍涌。於包絡所謂積冷在下。狀如厥癰也。若作瘡後驚風治之。卽敗矣。若以子後發熱。天明卽止。爲傷食所致。而概用消導。亦危矣。諸醫以爲久病正虛。須用氣血兩補。其識更陋。夫患溼瘡月餘。而漸愈矣。誰復議其寒溼內伏耶。無怪血虛不能養心。不能榮筋之說紛紛也。水痘卽豌豆瘡。傷寒病後多有見陶節菴書中。痘發於骨。益徵寒溼在骨之非臆說耳。

史載之論水氣凌心諸脈證

所謂水氣者。非必有形之水也。或外中於風寒。或內傷於飲食。或七情所感。藏氣虛實。自相乘侮。皆是也。夫五藏皆有中寒。而入心最急。古人論之矣。亦有脾陽不足。

下焦寒盛自然心氣下陷腎氣上凌非關風寒外入者。此爲內虛其勢較緩而其本益深。又有飲食寒冷及難化之物坐臥不動困遏中氣自損脾陽遂致水飲泛溢膈上心氣不得上升卒然心大動怔忡嘈雜嘔吐大作陰風內起二便頻泄不禁昏厥不省人事或無端自覺悽愴不樂或忽然氣悶逼迫無賴呼號求救大喘大汗腦痛如裂皆心火不揚爲水所撲之驗也。內經逆夏氣則秋爲痃瘕冬至重病是心虛畏水之義也。金匱牡瘡徐氏正如此說。脈經三部動搖各各不同得病以仲夏桃花落而死此心氣受傷至次年心氣當王之時有遇缺難過之虞也大抵風挾寒自外入者其氣猛而急溼

挾寒自下犯者其氣沈而銳。史載之嘗謂人之病寒水犯心者雖治愈亦不永年。此人世之大病。亟宜講明者也。若診脈見動而應指無力其人慘惓委頓者。凶之兆也。茲將史氏所說條列如左。

水邪攻心氣用桂與薑壯心氣以勝之。其病狂言身熱骨節疼痛面赤眼如拔而腦如脫。

心脈搏堅而長當病舌卷不能言。凡脈之搏以有所犯而鬼氣勝之則搏。心脈之搏腎邪犯之也。舌卷不能言者舌固應心而舌本又少陰脈之所散也。治之之法不獨涼其心而且暖行其腎。

涼字作瀉字說瀉卽攻也

心脈大滑而腎脈搏沈以汗爲心液今心脈大滑則水

犯之而動故汗也。此心氣先為寒水所遏而滯透重陰者。日六脈沈重而濁渾革至如物制之。此為腎寒太過也。如物制之四字真為動脈傳神。

心脈搏滑急為心疝。小急不鼓為瘕。故曰診得心脈而急病名心疝。少腹當有形。此心氣不足血為寒邪所犯也。凡脈之滑而搏者皆津液壅結之故也。

元氣虛弱腎氣不足。膀胱氣虛衝任脈虛丈夫癢疝婦人癰閉其脈六脈皆動細數而輕弦腎脈小擊而沈膀胱澀而短。此二節皆寒溼久結心氣漸為所抑者也。

元氣虛乏腎水極寒發為寒戰冷汗自出六脈微細而沈。

寒邪犯心則腎脈必擊而沈心下大動不安甚則仆倒。

宜先暖其腎。後保其心。

此小氣虛而卒乘之者也。內經赤脈喘而堅。積氣在中。時害於

食。名曰心痹。得之外疾。思慮而心虛。故邪從之。故勞心太過者。火衰而水易乘之也。

溼氣寒氣之勝。同犯於心。心氣上行。不得小便。

腎水之勝。凌犯於心。經言心氣上行。痛留眉頂閒。甚則延及胸。頭痛。腦戶閒痛。宜暖其腎。

寒邪犯心。血氣內變。傷損於中。因而下注。赤白。此病世之罕有。蓋傷犯人之極也。其證發熱如火。頭身俱痛。色如紫草汁。如膠涎。如茶腳。不急治之。殺人反掌。毒痢傷人不一。惟水邪犯心最重。凡人初患痢。先發寒熱頭痛。卽是寒邪犯心。

此專就痢疾辨之。卽所謂下利身熱者也。

案右列諸證。有緩有急。有輕有重。其脈有微細。有弦緊。

有搏大滑動大抵邪淺犯於心氣運行之部而內感於心者其始邪在氣分則脈弦滑日久邪入血分則脈細緊矣若大邪直中心之本經而內犯於藏其乘心虛而侵之者脈多細濇其心氣實而強遏之者脈多搏大滑動也備臚諸證而不及悲傷不樂者悲傷不樂寒燥之輕邪也

和解法說

與少陽三禁篇參看

和解者合汗下之法而緩用之者也傷寒以小柴胡爲和解之方後人不求和解之義囫圇讀過隨口稱道昧者更以菓子藥當之竊思凡用和解之法者必其邪氣之極雜者也寒者熱者燥者溼者結於一處而不得通

則宜開其結而解之。升者降者。斂者散者。積於一偏而
不相洽。則宜平其積而和之。故方中往往寒熱并用。燔
溼并用。升降斂散并用。非雜亂而無法也。正法之至妙
也。揆其大旨。總是緩撐微降之法。居多。緩撐則結者解
微降則偏者和矣。且撐正以活其降之機。降正以助其
撐之力。何者。雜合之邪之交紐而不已也。其氣必鬱而
多逆。故開鬱降逆。卽是和解。無汗下之用。而隱寓汗下
之旨矣。若但清降之。則清降而已耳。非和解也。但疏散
之。則疏散而已耳。非和解也。和解之方。多是偶方復方。
卽或間有奇方。亦方之大者也。何者。以其有相反而相
用者也。相反者。寒與熱也。燥與溼也。升與降也。斂與散。

也。

血痹瘧母合論

金匱論血痹曰。尊榮人。骨弱。肌豐盛。重因疲勞。汗出而臥。不時動搖。加被微風。遂得之。此卽內經所謂厥逆顛疾。仆擊偏枯。肥貴人則膏粱之疾也。蓋尊榮肥盛。是素本氣虛。血滯之質矣。疲勞汗出。則氣傷津耗。氣不足以運血。津不足以載血矣。而又繼以坐臥不動。加被微風。血行遂不得反其故道。而爲之凝滯矣。凡氣怯。津虛之人。忽遇勞倦。卽氣血沸騰。旋復靜息。卽氣血澄凝。忽駛忽停。失其常度。卽不得反其故道。而瘀痹作矣。尊榮豐盛。不過爲氣虛血滯立影。其實農工力食之人。年歲稍

高。卽多此證。爲其汗出衣薄。風寒屢襲而不已也。瘧疾日久。多成瘧母者。卽血之所積而痹也。大寒大熱。二氣迭乘。寒至卽周身血液爲之結滯。熱至卽周身血液爲之奔駛。脈絡之中。必有推盪不盡之渣滓。前血未淨。續來之血。行至此處。必有所挂。積之日久。而癥塊成矣。此卽血痹之機括也。但血痹之證。散在周身脈絡之中。而瘧母則結聚於內膜之一處。要其痹皆在經脈絡膜。而不在腸胃。故治之總宜紅花蠶蟲。曲折搜剔。不宜大黃。芒硝之直下而迅掃也。吾每於力食之人。患偏廢注痛者。率以補氣破血施之。瘧母則兼化冷痰。其奏效皆甚捷。此卽從仲景鼈甲蠶蟲抵當化瘀諸方中來。

中風有陰虛陽虛兩大綱

中風者。人閒第一大病也。而金匱論之甚簡。吾初亦怪仲景之太率畧矣。細攷其義。乃知察脈審證。施治之法。已提綱絜領而無遺也。後世論中風者。分中經中府中藏。而口歪眼斜。流涎吐沫。偏枯不遂。四肢拘急。痿軟癱瘓。呼吸喘促。統列爲中風之證。而不辨其陰陽虛實也。大秦朮湯。排風湯。八風湯。續命湯。諸方。統列爲治中風之方。而亦不辨其陰陽虛實也。河閒以爲火。東垣以爲氣虛。丹溪以爲溼熱生痰。未有辨別陰虛陽虛者。所立之方。終未有出小續命之範圍者也。王節齋始暢發陰虛之論。葉天士始重講陰虛之治。一洗前人慣用辛燥

之習。而又遺陽虛一層矣。後靜讀金匱脈遲而緊是陽虛之寒證也。其下繫以口眼歪斜。四肢拘急。口吐涎沫。諸證脈遲而緩。是陰虛之熱證也。其下繫以心氣不足。胸滿短氣。緩縱不收之證。黃連瀉心湯治心氣不足。吐血者義與此同。前人
所稱邪盛爲眞中風者。其所指之證。卽皆在陽虛挾寒之條者也。所稱正虛爲類中風者。其所指之證。卽皆在陰虛生燥之條者也。故知陰虛陽虛爲中風兩大關鍵。而眞之與類。正無庸瑣瑣也。何者。二證之本。皆由正氣大虛。轉運之權。無以自主。而猝爲時令升降斂散之氣所變亂。以失其常度也。陽虛者。遇寒冷之令。其陽氣不勝。天氣之斂抑。故多病於秋冬。陰虛者。遇溫熱之令。其

陰氣不勝天氣之發越故多病於春夏挾寒者氣內結多現外感之象世遂以爲眞中矣挾溫者氣外泄多現內虛之象世遂以爲類中矣治之之法虛有微甚卽藥有重輕不待言也所尤當辨者陽虛有陰盛有陰不盛陰虛有陽盛有陽不盛陰盛者爲寒冷治之以重熱陰不盛爲寒燥治之以溫潤陽盛者爲慘熱治之以涼潤陽不盛爲虛慘亦治之以溫潤也大抵陽虛之治藥取其氣氣重在辛陰虛之治藥取其味味重在酸而總須重佐之以活血何者陽虛血必凝非此無以撥其機陰虛血必滯非此無以通其道也或曰氣旣虛矣而復活其血不速之脫乎曰固其氣則不脫矣且活血者正以

疏其機關爲氣之脫者。闢歸之之路也。西醫謂病此者。腦中有水。或有死血。殊不知水者。陽衰而水淩也。死血者。陰虛而血沸也。皆中氣暴亂。激之以至腦也。上古之世。所謂眞中。必感異風。猝傷腦氣。以致仆倒。稍延卽內變五藏而不治矣。其證不數見。故仲景不論也。華佗中藏經巢氏病源候論中有灸法。宜并攷之。

虛勞損極有內因外因兩大綱

虛勞損極。統謂之勞。內經論之詳矣。其緒旁見側出。令人難尋。惟四烏則骨一藺茹丸一方純從血分。攻補實開千古治勞之妙訣。難經剖析損至脈證傳變。補內經所未及。至仲景則治法大備矣。小建中湯治勞之初起。

也。復脈湯治病後之陰虛不復也。薯蕷丸治久病大虛純補之劑也。大黃蠱蟲丸治久病血痹通脈生新之劑也。其義卽發原於四烏則骨一蘆茹丸。諸方或攻或補莫不從血分講求。手法蓋勞病乃先因氣虛久之氣不能運血。衛陽內陷津液又爲所燔灼。血行不能滑利而因之瘀痹矣。東垣立補中益氣湯是杜漸防微之意。非正治之法也。後世不明此義以參芪爲補虛治勞之藥。往往氣壅不利。遂以爲不受補矣。又或重任桂附而覺燥熱。遂以爲不受溫矣。不但此也。人世眞勞病少。假勞病多。吳師朗曾著不居集辨之。風寒咳嗽飲食停滯誤治以致吐血。因吐血而卽用涼潤。遂逼入勞門矣。此等

病治法更宜重用溫散於攻血藥中爲其風寒邪氣爲藥所逼固結於血分也近醫只用清涼澆灌枉死纍纍眞可憫也讀張石頑勞損門治案悉仿烏則蠱蟲之義或令便血吐血使瘀盡而病除又有用辛溫透表之法使汗出而邪盡眞開千餘年之蒙昧而上接仲景眞傳者也私嘗綜核此病原委凡由勞倦憂思內因而起者亦必兼挾外邪以正氣內陷外邪卽相隨而入也其脈多弦芤或緊澹治宜補正而兼去邪攻血以開結塞生津以活脈絡疏氣以鼓陽撐邪補血以安中潤下命門火虧者兼用補火脾肺氣虛者畧兼補氣猶且不可重用補氣驟用補火更斷斷乎不可破氣也予每用溫散

發表之藥與沈銳攻血之藥以開其絡而鼓其氣佐以生津使之脈絡滑利佐以補火使之元氣溫固卽補氣且少用矣況破氣之降泄乎況寒涼清肅之撲滅元陽乎凡由風寒暑溼外因而漸致者其脈多緊細或弦滑重用溫裏發表以鼓陽撐邪攻血理氣以開結降濁不但補血降氣不可妄用卽生津補火且不可濫施何者其人陽氣素弱者至此必水飲內結其人陽氣素盛者至此必溼熱內苑水結者宜重宣散熱苑者宜兼涼泄故生津補火二者皆微有不合也至於用藥之法甘酸者可取味而苦辛者必取氣氣走而味守也內因之治宜走守并用外因之治宜重用走若苦辛用味味厚不

走恐苦積而化燥。辛積而化熱。故連柏薑桂皆慎用之。其羌活藁本細辛威靈仙防風薄荷三稜莪朮薑黃鬱金蟲蠶鱗蠔之屬。能散邪氣而不破正氣。能攻瘀血而又不壞新血。皆治勞之要品也。況近日外因勞病多是寒溼下受。上入少陰腎經命門真火爲邪氣衝越。不得歸根。漸見上熱下痿。喘促洩泄夢魘鬼交。其脈形尺中動弱。或弦濇。諸品尤爲救命仙芝矣。脈經曰。沈而滑爲下重。亦爲背脊痛。卽此脈此病也。是理也不但市醫無從夢見。卽高明博雅之士一聞此說。亦不免胡盧醫法之失傳。豈一日耶。

篇中所敘要品諸藥。非謂專以諸藥成方也。謂此乃

治病之正藥。當與補虛之藥。并用爲佐使也。世人於此病。只認定一虛字。全不推求。所以致虛之故。無怪熟地當歸。人參白朮。龜板鼈甲。豬髓羊腎。日日貪餌。至死不悟。若夫真正虛損。不挾外邪者。無論先天不足。後天戕賊。皆以金石之精血。肉之華爲填補妙品。今人不敢用金石。而血肉又但取渣滓。閒或偶用金石。亦屬煅煉太過。精氣全銷。只能傷人。不能益人矣。況不對證。其禍更烈。此正調所以絕響。而沈疴永無救挽之期也。予身患此。以重用石藥。得延殘喘。而韓飛霞自謂餌鹿峻以補先天缺陷。其效彰彰。此治真虛之法也。虛損病中之萬一耳。此外又有傳尸鬼注。

世稱勞瘵此乃蠱蝕怪證不在虛勞之列其治法須重用殺蟲攻血亦不在虛勞治法之中別出可也

瘧疾肝體壞外證

西醫謂人以瘧死者其肝體每大於常人二三倍故病瘧者摸試肝大卽不治矣夫肝大者寒溼盛而血瘀之故也寒溼內盛又以逐日之忽寒忽熱血行一駛一澄度數失常遂致瘀結矣西醫以爲此卽中醫所謂瘧母其實非也瘧母不得爲死證且其部位多在兩乳開下與肝位甚遠竊以爲肝大者其外必有腰脇脹痛不能轉側之證仲景曰肝中風者頭目暈兩脇痛行常偃令人嗜甘如阻婦狀又曰肝水者其腹大不能自轉側脇

下腹痛時時津液微生。小便續通。蓋肝之體後近於脊。下藏於季脇。一經脹大。便僵痛。不能俛仰轉側矣。甚則腰不能伸而行。偃矣。其敗也。上下氣絕。下爲大便滑泄。注液五色。小便膿血膏脂。時時欲起。煩躁不寧。少腹拘急不仁。兩肋骨如毆傷。脇內脹極。欲人重按其上。膝脛時時轉筋。神昏詬語。嘔噦不納水穀。目直欲脫。不能見人。脣鼻青慘。或面色紫濁。脈象牢堅。硬如鐵箸。如此者。予之短期矣。所謂摸試者。揣其季脇空輭之處。其內堅硬脹急。卽是也。吾得此義。凡治瘡疾。必問其未發之先。與旣止之後。腰脇脹痛不轉。是肝體已大矣。若正發之時。腰脇脹痛。瘡止卽愈者。是血尙未壞。卽預加行血藥。

於劑中以疏之。往往默收奇效。時人不知用藥之義。有指爲怪僻支離者。

富貴貧賤攻補異宜其說有辨

前人皆謂富貴之病利用補。貧賤之人利用攻。初未臨診之時。亦深以此語爲然。乃至今而覺其非也。富貴之人安居厚奉。藏府經絡莫不痰涎膠固。氣機凝滯。不能流通。故邪氣據之而不得去者。非正氣之不足。乃正氣之不運也。治之宜重用攻散。且氣血充裕。能任攻散者。正此輩也。若重之以補。是益之滯矣。貧賤之人。藜藿不充。敗絮不暖。四時力作。汗液常泄。榮虛衛散。經脈枯槁。及至有病。初起隱忍。勞役不輟。勢至重困。乃始求醫。故

其邪氣之不去者。非正氣之不運。實正氣之不足也。治之須助正氣。正氣一充。其氣機之流利。自能鼓舞驅邪。非似富貴安逸者之氣滯。必待重施攻散也。吾每診貧賤力食之人。病脈或粗大挺硬。或短弱細微。起伏總是無力。應指總是少神。求似富貴之脈之洪滑搏結者。殊不多觀也。蓋富病屬氣血之鬱滯。貧病屬氣血之匱乏。若謂筋骨柔脆與堅強之不同也。此在無病時則然耳。每治貧病。佐以參朮歸地。其效甚捷。此無他故也。地瘠者易爲漑。氣滑者易爲滋也。內經曰。形苦志樂。病生於筋。治之以熨引。是溫助其氣而運之。形已苦者。不得復開泄也。形樂志樂。病生於肉。治之以針石。形樂志苦。病

生於脈治之以灸刺是形樂者皆有血實決之之義也。若攻苦之士家徒四壁謀道謀食百計經營此又不得與膏粱酣豢者同論矣。故形苦志苦病生於困竭治之以甘藥謂表裏榮衛俱不足也。形苦宜補形樂宜瀉不校然可睹耶。

病後調補須兼散氣破血

東垣謂參朮補脾非以防風白芷行之則補藥之力不能到。慎齋謂調理脾胃須加羌活以散肝結此皆發表散氣之品也是能運補藥之力於周身又能開通三焦與經絡之滯氣也。此外尚有川芎烏藥香附降香白檀香鬱金皆可選用以皆芳香有通氣之功也。防風秦艽。

尤爲散中之潤。若味辛者不可混用。味辛則燥。能耗津液矣。

滑伯仁謂每加行血藥於補劑中。其效倍捷。行血之藥如紅花桃仁茜草歸鬚茺蔚子三棱莪朮之屬皆是也。葉天士亦謂熱病用涼藥。須佐以活血之品。始不致有冰伏之虞。蓋凡大寒大熱病後脈絡之中必有推盪不盡之瘀血。若不驅除。新生之血不能流通。元氣終不能復。甚有傳爲勞損者。又有久病氣虛痰涎結於腸胃。此宜加滌痰之品。如萆皮焦查蒲黃刺蒺藜煨牡蠣海蛤粉海浮石青黛煨石膏皆可隨寒熱而施之。行血之藥以水蛭爲上。蝨蟲蠱蟲蟻蟪次之。壞痰之藥以礞砂爲

上礞石早莢次之。今人已不敢用矣。痰本血液。非津水之類也。世以茯苓澤瀉利之。血屬有形。痰積膜絡曲折之處。非潛搜默剔。不濟也。世以大黃芒硝下之。大謬。著有痰飲分治說。仲景抵當湯丸解。具在集中。可以互覽。病在腸胃三焦。大氣流行。空虛之部。與淫溢滯澹。

經脈膜絡曲折深隱之部其治不同

虞天民曰。水腫之病。因脾土氣虛。肝木氣逆。而水溼妄行也。雖有停痰留飲。實無鬱積膠固。故參朮爲君。佐以清金利溼。去熱卽有十全之功。彼黃腫者。或酒疸。或穀疸。沈積頑痰。膠固鬱結於中。土氣外溢而黃也。故以蒼朮厚朴香附陳皮之類。以平土氣之敦阜。鐵粉青皮之

類以平木氣之橫逆加以麴蘖助脾消積黃退之後再用參朮以收全功此標而本之之治也若二病互易而治禍不旋踵

胡玉海曰傷寒至舌苔黑邪氣已入太陰可更衣散下之服後或一周時大便無有不解者如服到解而不解之時肝藏已無粘滯毒盡歸於闕門可即用大黃下之何則人之眞陰藏於肝大黃爲脾經之藥必待毒不沾連於肝方可用之如此分其先後則眞陰不傷元氣易復也按此必先利用甘寒生津活血之劑清血分之熱使熱毒浮載於空分乃可隨渣滓而俱下也若毒在血脈而攻其腸胃則津氣俱傷血分之毒愈滯着無出路矣肝卽血分也脾卽腸胃也

右二條卽氣分血分之辨也病在氣分與在血分其治

自不可混在氣分者。其邪氣虛懸無所滯着。可以徑汗。徑下。邪氣卽隨汗下而出。若浸淫於脈絡曲折之處。滯不能流通。則必須提出歸於氣分。然後可以盡之。而不可徑行迅掃也。其所以提歸氣分之法。有用緩緩撐託之法。屢使微汗。以漸達於表。有用滋血生津之法。使津液充盈。浮載邪氣於表。然後一汗而盡之。有用輕輕攻下之法。屢使腸胃清空。膜絡邪氣逐節卸入腸胃。以漸而淨。又有用酸澆收斂之品。於大黃、芒硝、牽牛、巴豆之劑中。使腸胃四維膜絡之邪。舉吸攝出於空中。隨渣滓而俱下也。有用補血益氣之法。以運之。有用破血化瘀之法。以搜之。仲景以承氣治燥屎。以抵當治畜血。痘

疹家謂用紅花紫草使血分鬆動而易透出其義大可思也

向來邪氣入藏入府之說。府藏卽氣血之別名也。析而言之。有經絡之氣血。有藏府之氣血。在經絡之氣分爲寒熱走注。在經絡之血分爲疼痛麻木。在府其神志清明。在藏其神明昏憤也。夫邪氣潰入血分。與血液合爲一體。是血液之質必壞矣。治之必通泄其旣壞之血液。或有黃臭汗出。在經絡者。或下污穢雜汁。在藏府者。皆外邪之變亂血液也。若內傷之病。血液自壞。或爲乾結。外爲枯痿。內爲血癰。或爲溼腐。外爲癰疽。內爲五液注下。或爲泛溢。血化爲水。變見附腫。卽血分水分是也。在經絡猶有可治。在藏者。新血無從生。卽敗血無從去。

矣。總由氣分之菴結太深太久。濁氣無所泄故也。治之必用前節託補諸法。使邪能撐出。氣分方有希冀。蓋血分之病。總以氣分爲出路也。

身中腹中一股熱氣衝動者有虛實二因

朱丹溪曰。人有氣如火。從腳下起入腹者。此虛極也。火起九泉之下。此病十不救一。治法以四物加降火藥服之外。以附子末津調貼涌泉。以引火下行。虞天民曰。此證果係勞怯之人。固從陰虛法治之矣。若壯實之人有此。則溼鬱成熱之候也。予嘗冒雨徒行衣溼。得此證。以蒼朮黃柏加防已牛膝等藥作丸服之。而愈。後累治數人。皆效。誤作陰虛。卽成痿證死矣。竊維臨診以來。每見

患寒溼之證如筋胃疼痛四肢困頓咳嗽哮喘者多自
言有一股熱氣從臍處上衝繞背入心或言有熱氣從
腳心上衝小腹或上衝臍脾入於脊脇更有直上腦面
者莫不自以爲熱求用涼潤滋陰之劑子概置不顧只
照寒溼本證再加入羌活白芷細辛藁本威靈仙生附
子在腳心者加牛膝苡仁又佐以菖蒲茜草鬱金薑黃
降香三棱莪朮活血之品卽吐血咳嗽證似勞怯者亦
皆酌用此法無不應手取效可見此證總由寒溼滿布
經絡衛氣不能暢達而錯道以入於脈中或抑遏於皮
裡膜外夾縫之處隨左升右降之大氣而轉旋也其自
覺大熱者固由此氣之鬱久熱性太過亦因體中寒溼

氣盛眞陽已滅。遂映之而倍覺其熱也。其從臍上衝者。臍乃小腸之部。人之飲食必待入小腸。始能化精氣以行脈中。化悍氣以行脈外。氣管血管皆由小腸上達心肺。而內通藏府。外布周身。今寒客於小腸之脈外。左府閉塞。飲食新化之熱氣不能勻布。三焦五經并行而涌溢於脈中。遂覺熱盛於常矣。故其熱之起也。多在食遠。或天明陽氣上升之時。不似陰虛陽亢者。必發於日晡也。胸中多煩悶。四肢多惡寒無力。又不似陰虛陽亢者之煩躁不安。神氣浮越也。前賢論此者。丹溪家以爲陰虛陽亢。東垣家以爲陽虛下陷。未有指爲寒溼者。而歷數生平所治。又無一不是寒溼。心痛疑之久矣。得虞氏

此論爲之一快。累治皆效之語。信不誣也。

五藏內傷外應見證

凡表邪之傷於外者。只以邪氣所傷之部位論之。不必內動藏氣也。卽令病久。藏氣亦爲擾累。要總以邪氣所傷之部爲主。病在何部。卽證見何部。無難察識也。惟藏氣內傷。病隱於內。證見於外。各有定象。察之不真。每易混淆。何者。五藏外應之候。每多相似。難於拘泥。況又有兼藏之互相出入。故辨之不可不預也。茲撮其要約有數端。一在經絡所行之部。如太陽少陰行身之後。陽明太陰行身之前。少陽厥陰行身之側是也。一在氣化所充之部。如脾主四肢與唇。肺主鼻與肩背。肝主宗筋乳

頭與目。腎主二陰。腰脊與耳。心主面與舌。是也。一見於藏氣之功用。如肝主疏泄。心主神明。肺主出氣。腎主納氣。脾主中焦。升降諸氣。是也。一見於藏氣所主之體。如肝主筋。心主脈。脾主肉。肺主皮毛。腎主骨。是也。一見於色與色之部。色卽肝青。心赤。脾黃。肺白。腎黑之五色。部卽心額。腎頤。脾鼻準。肺右頰。肝左頰。及靈樞所敘面之色部。是也。以此數者互合攷之。病之所在。當無遁矣。但其中尤以藏氣之功用爲主。經所謂省察病機。無失氣宜也。察其前後數日證象之遞變者。其機屬於何藏。卽可瞭然病之所屬矣。凡五藏眞氣自病。未有不相乘剋者。如肝病克脾。或脾虛爲肝所乘。莫不先病之藏。其證

先見後病之藏其證後見。內經曰。腎乘心。心先病。腎爲應色皆如是。此之謂也。故察外感者必明五行之性情。與其功用之常變也。察內傷者必明五藏之性情與其功用之常變也。

論瘕不當以剛柔分虛實

朱丹溪謂前人以剛柔二瘕分屬風溼者非也。當以虛實分之。剛瘕屬外感。宜栝樓桂枝葛根湯及承氣湯之類。柔瘕屬內傷。宜四物八物補中益氣之類。愚按此明暗參半之論也。剛柔二瘕皆屬於實。其虛瘕乃別一證。不得以柔瘕當之。蓋有風寒之瘕。有溼熱之瘕。有產後之瘕。有熱病之瘕。風寒之瘕。是風寒凝滯津液。筋脈不

能濡潤舒緩寒性收引。故拘急也。溼熱之瘧者。卽內經所謂溼熱不攘。大筋縴短。小筋弛長。縴短爲拘。弛長爲痿者也。產後之瘧。雖由血虛。亦由風寒。若不傷風寒者。卽血虛不能成瘧。故風寒之瘧。有剛有柔。寒盛爲剛。風盛而內熱。卽爲柔也。溼熱之瘧。有柔無剛。二者體各不同。同歸於實。惟熱病之瘧。靈樞熱病篇曰。熱而瘧者。腰折。瘧口噤。齒齬也。此則津枯血敗。筋無所養之敗證也。謂之虛瘧。而何有剛柔之辨耶。徐靈胎謂瘧爲傷寒壞病。仲景諸方未嘗一效。是不知剛柔二瘧之病情。而并不知虛瘧之治法也。風寒之瘧。屬於太陽。卽產後風寒。亦太陽也。桂枝葛根主之。產後佐以養血可矣。溼熱

之症與熱病之症。有屬於陽明內實者。承氣主之。其熱病之屬於厥陰者。是腎水枯而肝風逆亂也。四物尙不對證。豈仲景實證諸方可施者乎。擬大劑生地少加桃湯法亦可用。夫虛實者以體氣言也。剛柔者以病形言也。剛柔二字。只以分風寒溼熱之輕重。若細求之。卽剛症亦何嘗不由津氣之不足。津充氣旺。卽風寒深入。亦何至成瘧耶。

瘧有寒溼外束。陽氣內伏而然者。脈緊無汗是也。有寒溼下沖。陽氣上格而然者。面赤足冷是也。其證頗與腳氣相類。腳氣有沖心者。是寒溼由下從氣化而上沖于裏。此乃循經絡而上沖於表也。上下之升降既格。表裏

之噓吸亦閉而大氣臍鬱於脈中矣。故脈伏而堅直也。脈沈細者陽氣內伏也。脈沕沕如蛇腹暴脹大爲欲解者必其脈由沈細變見粗長而輒是溼中生熱有溫潤之意。津液漸見流通陽氣之機撥動與寒溼戰於中焦故相激而爲腹脹也。此乃剛瘥由陰化陽之轉關也。與柔瘥無涉。與虛瘥更無涉。

仲景論列瘥證多條并不執定剛柔二字。讀者須就各條研究其義不可專以剛柔二字橫住胸中。夫病瘥者其人平日必溼重而氣滯或血燥而氣濇也。平日已有不能運化津液濡養筋脈之勢及風寒傷之無汗而津愈凝矣。風溫傷之多汗而津愈耗矣。此初起病卽見瘥

者也。大致一緩不復痊者爲輕。時緩時急。一日數見者。爲重。在經與入裏之分也。發熱二三日而痊者。如未見汗。筋骨疼痛。仍卽剛痊也。已見汗。有陽明內實證者。仍卽柔痊也。病久而痊。表裏證俱不見者。氣敗而津枯。血燥之死證也。其證必時緩時急。時迷時醒。蓋凡痊者。多兼見厥痊之實者。昏迷反甚。而口閉手緊。痊之虛者。譫妄無常。而口開手撒。如中風絕證也。中風有見痊者。有不見痊者。痊有因風者。有不因風者。前人或以痊卽中風者。亦謬也。又有身俯不仰。四肢蹠曲。頭膝相抵者。在新感爲邪中。陽明在久病爲陽明虛竭。陽明爲氣血之海。而五藏六府之所稟也。困敗如此。藏府何所稟而活。

耶校之反張上竄者尤爲難治而其死尤速也。

黃疸黑疸

黃之爲色血與水和雜而然也。人身血管液管相副而行不相淆亂者各有管以束之也。血分溼熱薰蒸肌理緩縱脈管遂弛而不密血遂滲出與液相雜映於膚泄於汗而莫不黃故治之法或汗或下必以苦寒清燥佐入行瘀之品爲攝血分之溼熱而宣泄之也。溼熱去則脈管復堅血液各返其道而清濁分矣。陰黃者以其本體內寒也。虛陽外苑與溼相搏肌肉腠理之間仍自溼熱非寒能成黃也。陽黃色深厚者熱盛則津液蒸腐化爲黃粘之汁與血相映故色厚也。陰黃色暗澹者無根

之熱不能蒸腐津液。盡化稠粘。而水多於血。故色澹也。夫血之所以旁滲者。以血既爲溼所停凝。而前行有滯。氣又爲熱所逼迫。而橫擠有力。加以肌理鬆弛。而血因之旁滲矣。畜血發黃。亦此理也。內經謂痺成爲消。中溼熱菀久而化。燔火也。亦有消成爲痺者。燥火得涼潤滋清之劑。已殺其勢。未淨其根。餘燄內灼。轉爲溼熱也。黑疸。乃女勞疸。穀疸。酒疸。日久而成。是腎虛燥而脾溼熱之所致也。腎惡燥而脾惡溼。腎燥必急需他藏之水。精以分潤之。適值脾溼有餘。遂直吸受之。而不覺併其溼熱之毒。而亦吸入矣。脾腎濁氣。淫溢經脈。逐日飲食之新精。亦皆爲濁氣所變亂。全無清氣。挹注周身血管。

不得吐故納新。遂發爲晦暗之黑色矣。第微有辨焉。其腎水不甚虛。而脾胃自虛。濁氣下溜者。病在中焦。爲易治也。其色黑而浮潤。腎水虛甚。吸受脾之濁氣。如油入麪。深不可拔。病在下焦。其色黑而沈滯。治中焦者。清胃疏肝。滋腎利水。卽小柴胡茵陳五苓是也。陰黃者。黃連枳實諸理中湯主之。治下焦者。滋腎補肺。不得清胃。更不得利水。滋腎丸大補陰丸加參者可也。必待肺氣已充。腎陰已復。始從清胃利水。若陰黃者。茵陳四逆主之。總須兼用化血之品。一二味如桃仁紅花茜草丹參之類。爲其已壞之血。不能復還原質。必須化之。而後無礙於新血之流行也。

注冬

前人有陰虛注夏之說。余又創陽虛注秋之說。近察人閒之病。似有可名。注冬者。常見有人每交冬令。卽氣急痰多。咳嗽喘促。不能見風。不能正眠。五更以後。卽須危坐。面色倉黃。顴頰浮腫。腿痠背脹。舉動不便。飲食二便如常。亦或赤瀉溏泄。春分漸暖。始漸平愈。此乃脾腎之陽兩虛。腎中水邪。上溢於肺。脾中溼邪。下溜於腎。上下溼熱。濁陰瀰漫。肝陽疏泄。宣發之性。抑鬱而不得舒。其人目胞浮而似腫者。脾氣滯也。目光露努而少神者。肝氣滯也。故必待木氣得令許久。肝氣始能升舉。始能泄腎邪而醒脾陽。與內經秋傷於溼。冬生咳嗽之證相似。

然傷溼爲新病。此乃逐年如此。至時卽發。形同痼疾。得不謂之注冬乎。朱丹溪謂逐年入冬卽患咳喘者。時令之寒束其內熱也。先於秋月泄去內熱。使寒至無熱可包。則不發喘矣。卽此證也。第泄熱之說。猶有可議者。此證雖因內有溼熱實。因陽氣虛弱。寒溼在表。三焦不得宣通。始蘊蓄而成痰熱也。雖無表證。實由表邪。治法當以苦淡清其裏。辛溫疏其表。苦淡如二妙散。胃苓湯之屬。辛溫如荆防敗毒散。沖和湯之屬。古用越婢半夏湯。麻黃石膏并用。最爲有義。若年深歲久。痰涎膠固。寒溼深刺筋骨者。更非海浮石。海蛤粉。瓦楞子。煨牡蠣。焦查。桃仁。赭石。礞石。不能滌其痰。非細辛。羌活。白芷。葛根。諸

品不能攻其表。非黃柏側柏胆草柴胡苦參大苦大寒。不能泄其濁而堅其陰。且宜先於夏月乘陽氣宣發之。令預爲加減。多服使筋骨腠理無有留邪。腸胃三焦無有伏溼。則陰邪下泄。眞陽外充。臆中泰然。百體俱適矣。其補藥止宜兔絲杜仲牡蠣海螵蛸苦堅鹹溫鎮固腎氣。不宜薑桂辛烈灼陰也。更不宜承氣陷胸重泄脾腎眞氣也。若以蘇杏降氣。則伐氣而上虛。芪朮補脾。則助邪而中滿。

食填太陰證似結胸似溫毒似陰虛

凡生冷堅硬難化之物。過食停於胃脘。以致發熱氣喘。胸口結痛拒按。大便秘結。有五六日十餘日不動者。全

似結胃而斷不可以大小陷胃法治也。陷胸是因誤下邪氣內陷與內痰相裏。此乃初起卽見結痛是有形之物。阻塞氣化非氣化壅結也。若依陷胃治之洞腸穿胃形氣俱傷矣。其證兩側頭痛是食阻少陽之生氣也。舌苔或白厚或黃厚而上覆以黑是胃脘之血爲冷食所逼而停凝也。舌尖起小紅粟纍纍甚則紫黑延及兩邊心熱如焚口乾索水而不欲咽是胃陽不能幹運而上越又挾有死血也。故小兒傷食寒熱病愈後多有吐血證及內痛證。三五日有飲水無度者是宿食蒸腐化熱多挾死血也。此時徧身悞熱神識昏迷胸高氣粗若誤作溫毒治以涼解陽氣泄傷食轉不化而洞下矣。亦有肢冷額熱

困倦無力。呼吸不續。自汗盜汗者。若誤作陰虛。治以滋補。中氣愈鬱。痞滿愈甚。甚者化爲腸癰。胃癰。積爲肺癰。輕亦傳爲痢疾矣。此病陽明胃府形氣俱困。太陰肺藏氣化大傷。更有先傷他物。未及消化。旋又加以生硬者。其勢尤重。是胃之上下腕俱困矣。治之失法。死生反掌。故東垣首兢兢於此也。近時小兒最多。此證或當風乳食。或穀果雜下。其初起身忽大熱。面頰尤甚。腹痛夭糺。旋變寒熱往來。入夜卽熱。五更爲甚。天明卽止。額與手心常熱。爪尖時冷。肚腹膨脹。漸見胃高氣急。驚漉不暢。或先水瀉。稟賦弱者。不能化熱。卽致洞下不起。化熱者。痰生於內。壅肺迫心。傳爲驚風。病家醫家以爲旣經泄。

瀉不疑有食。起手則發表以虛。其中氣繼則清熱以冰。其胃陽久則或以爲慢驚而墜痰。或以爲陰虛而養腎。又以爲氣虛而健脾補肺。亦有與檳榔木香者。病家畏而不敢服。或服之而不知善其後。雜投攻補。而兒已胸過於頭。肚大於箕。不可爲矣。此焦查桃仁陳皮紫苑一二劑之事耳。而眾醫集議。遷延無策。目睹情形。可笑可慨。

陰陽不別由於傳派不清

前人每於陰虛陽陷。熱鬱於內。脈見沈散之證。陰虛陽亢。熱浮於外。脈見浮洪之證。陰虛陽熄。內外皆寒。脈見芤弦之證。陽虛內陷。陰爲陽擾。脈見緊數之證。一概指

爲陰證。與陰盛格陽寒洎於內。陰盛遏陽寒錮於外之證。略無分別。此喻嘉言所譏爲傳派不清者也。倘概用附子理中四逆眞武貽悞。豈淺鮮哉。更有口稱陰證而方用四物六味。口稱陰虛而方用四逆白通者。尤當會意勿致害詞。夫陰虛者陽必湊之。陽虛者陰必湊之。此一說也。陰虛者陽必無根。陽虛者陰必不固。此又一說也。故陽虛內熱。與陰虛內熱。致不同也。陰虛者如房室過度。或用心過度。陰氣消耗。發爲骨蒸。骨髓如空。小便赤澇。此陰虛而陽氣因以陷之也。治之必填精補血。以充其陰。而擎其陽。宣發升舉之品。只可爲佐。陽虛者如勞力過度。汗出過多。一經甯息。時時洒淅惡寒。內發煩

渴。四肢困倦。筋骨痠。此陽虛不能行表。而內縮於陰也。此時陰分亦必受傷。但病起於陽。治之必健脾益氣。以充壯其陽。生津清熱之品。亦只可爲佐。東垣補中益氣之製。爲陽虛內熱設也。丹溪大補陰丸之製。爲陰虛內熱設也。二者豈可差互乎。重以填精補血治陽虛。必致陽愈鬱滯。而不可復振。重以健脾益氣治陰虛。必致陰愈消灼。而不可復回。

辨陽旺陰生

陽旺。未有不勝陰者。其陽旺而陰生。必劑中有陰藥。爲之引導。若人參本具生津益氣之大力。與肉桂附子純陽者迥別。其益陰本不得謂之陽旺之功也。至於眞火

衰歇。沈陰返寒。津氣因寒不得敷布。發爲煩渴。精血因寒不得充壯。發爲枯瘦。渣滓因寒不得運動。發爲秘結。以姜桂萸附。補益眞陽。遂能蒸動津液。宣化水精。使五藏百脈爲之充潤也。此陽旺而陰始化。非陽旺而陰自生也。又有暴病。陰盛格陽。寒結於內。熱浮於上。煩躁狂妄。詰語喘促。以桂附開其下寒。而虛火遂返其宅者。此亦陰化非陰生也。且皆以其陰盛而益陽以勝之。使歸於和平。非以陰少而益陽以助之也。豈真有精枯血燥。虛火亢炎。而桂附能以獨力致陰消火者乎。必用陰藥而資桂附。熏蒸鼓舞之力也。內經謂辛能開腠理。通氣致津液。其所謂致。是自此而之彼。非自無而之有。是熏

言醫隱金 卷一
蒸鼓舞宣通敷布之謂。非包涵孕育滋長增益之謂也。前人措詞過當。每多如此。其病根總由於語欲驚人。也。後人習爲常談。漫不加察。貽誤匪淺。故敢正之。

用藥須使邪有出路

吳又可謂黃連性寒不泄。只能制熱。不能泄實。若內有實邪。必資大黃以泄之。否則畏大黃之峻。而徒以黃連清之。反將熱邪遏住。內伏益深。攻治益難。此義甚精。凡治病總宜使邪有出路。宜下出者。不泄之不得下也。宜外出者。不散之不得外也。近時於溫熱證喜寒清而畏寒泄。於寒溼證喜溫補而畏溫通。曾聞有患痰飲者。久服附子。化爲胛腫。是不用茯苓猪苓之苦。降淡滲以導。

邪而專益其陽。陽氣充旺。遂鼓激痰水四溢矣。卽補而不泄之過也。張子和變化於汗吐下之三法。以治百病。蓋治病非三法不可也。病去調理。乃可專補。補非所以治病也。且出路又不可差也。近時治病。好用利水。不拘何病。皆兼利小便。此誤會前人治病。以小便通利爲捷徑之說也。嘗有患痰飲而肘腫者。醫以眞武五苓合與之。不效。余曰。此因三焦陽氣不得宣通於表。表氣鬱而裏氣始急也。雖有痰飲。并不脹滿。宜以溫補合辛散。不得合淡滲也。治之果汗出而愈。滲之是益傷其裏矣。當時有謂須泄虛其裏。使表水退返於裏。以泄之而後可愈者。是眞殺之也。前人有用此法者。是邪伏裏膜。非在

膚表也。虛其腸胃。俟裏膜之邪復聚於腸胃。然後從而竭之。如吳又可所謂俟膜原熱邪復淤。到胃再用下法。是也。蓋腫表證也。爲風爲寒。溼其證動而後喘。法宜散之。脹裏證也。爲溼熱內盛。脾實肝滯。木鬱土中。其證不待動而自喘。法宜泄之。腫脹兼有。散之泄之。未有膚腫而反泄之。使陷入於裏者也。

發明欲補先瀉夾瀉於補之義

孫真人曰。凡欲服五石諸大湯丸補益者。先服利湯。以盪滌腸胃痰涎蓄水也。初亦贊此法之善。乃今益有味乎其言也。凡人服人參白朮黃芪地黃而中滿者。皆爲中有邪氣也。蓋服此藥之人。總因虛弱。虛弱之人。中氣

不運腸胃必積有溼熱痰水格拒正氣使不流通補藥性緩守中入腹適與邪氣相值不能辟易邪氣以與正氣相接也故反助邪爲患矣故凡服補益者必先重服利湯以攘辟其邪以開補藥資養之路也或聞攻於補必須攻力勝於補力此非壞補藥之性也如人參白朮合枳榔厚朴用卽補力大損合黃柏茯苓桃仁木香用乃分道揚鑣清溼熱以資正氣者也抑又有要焉胃中痰水不先滌去遽行健脾補氣氣力充壯將鼓激痰水四溢竄入經絡爲患更大每見有服補藥反見徧身骨節疼痛或有塊大如桃李行走作痛或肢節忽然不便或皮膚一塊胗腫麻木冷痛如冰如刺如割或脈伏結

不調。人以爲補藥將痰補住。非也。是補藥將痰鼓出也。張石頑謂有一種肥盛多痰之人。終日勞動。不知困倦。及靜息。反困倦身痛者。是勞動之時。氣鼓痰行。靜息卽痰凝阻。其氣血也。夫痰飲旣已竄入經絡。斷不能復化。精微從此敗。痰流注。久鬱腐壞。而癰癭癰緩痺痛偏枯。不遂之根基此矣。不知者以爲補藥之禍。非也不肯攻。泄之禍也。喻嘉言亦謂痰盛之人。常須靜息。使經絡之痰退返於胃。乃有出路。不宜貪服辛熱之劑。反致激痰四潰。莫由通泄也。然但禁辛熱。不如用苦潛沈降之劑。輕輕頻服。以吸攝膜絡之濁惡。挾之而俱下。斯胃中常時空淨。而可受溫補。亦不妨辛熱矣。凡藥味辛麻者。最

能循筋而行亦最能引痰入絡也

伏邪皆在膜原

膜原者夾縫之處也。人之一身皮裏肉外皮與肉之交際有隙焉。卽原也。膜託腹裏膜與腹之交際有隙焉。卽原也。腸胃之體皆夾層夾層之中卽原也。藏府之系形如脂膜夾層中空卽原也。膈育之體橫隔中焦夾層中空莫非原也。原者平野廣大之謂也。故能邪伏其中不礙大氣之往來。古書所謂皮中淫淫如蟲行及行痺周痺左右上下相移者皆在皮肉夾縫之中也。藥力亦復不能直達其處。何者藥力不過鼓正氣以攻邪。今氣道寬大中雖有邪而正氣仍綽有可行之道卽不必與邪

氣相值矣。若夫吳又可所謂瘟疫之邪，盈溢膜原，是邪氣自行發動，與正氣相觸也。猶以外皮既堅，內膜亦固，中道寬大，疏泄維艱，故有屢淤到胃，屢泄始盡之法，更有必俟復淤到胃，方能再下之議。此從裏泄也。葉天士治溫熱，有再從裏託於表之說，是從外泄也。故養生者，只當閉密，使邪勿入膜原。既入膜原，必待發病，邪氣舒張，始能攻泄。當其未發，邪正相避，無從著力，故難經謂溫病之脈行在諸經，不知何經之動也。各隨其所在而取之，即俟其既動而後治之之義也。既動則有所動之專經，而可施專攻矣。內經四時之傷，伏氣爲病，皆伏於膜原也。吳又可既知有膜原之事，又力斥伏氣之非，謂

人身之中何處可容邪伏。越時許久。而後發耶。仍未徹膜原之情形者也。夫果百邪皆卽傷卽病。是人身只有邪傷膚表之病。何以有邪在膜原之病。且如人之一病。累愈累發。或一年。或數年。不能除根者。當其暫愈。豈非內伏之明驗耶。其所伏。必不在呼吸之衝道。亦必不在血氣之細絡。而必在空濶無所拘束之部。此卽膜原是也。然則邪又何以遽入膜原也。曰。其由皮毛入者。方始中於表也。必發寒熱。由呼吸入者。其始中於肺也。必發噎咳。中於胃也。必發嘔滿。或以其勢微而忍之。或攻之而未盡。適遇勞力汗出。及與房室。膜原之中。大氣暫虛。遂攝入之。而不覺矣。亦有不發寒熱。咳嘔而浸潤漸漬。

以深入者邪入膜原。身中卽隱隱。常不自在。或頭常暈眩。或身常汗出。或常畏寒畏熱。或驟苦氣短。不能任勞。或四肢少力。或手心常熱。或小便赤澀。或大便常泄。或大便常秘。或飲食不消。或飲食倍增。或口常渴。或口淡少味。或舌苔倍厚。或夜不成眠。或多夢紛紜。及其發也。隨邪毒之微甚。正力之強弱。而變化焉。寒化爲溫者。其陽盛也。風化爲泄者。其陰盛也。暑化爲瘧者。發於表也。溼化爲咳者。發於裏也。更有發爲痺痛。身中累累如桃李核。久不愈者。有發爲癰瘡。發於一肢一節。逐年應期卽發。不得斷根者。嘗治此證。疏表清裏。展轉搜剔。久而乃效。以其邪在膜原。不在腠理。又僅發於一節。能與藥

力相避故也。當其既愈。中氣必虛。千金方論治腫脹。必攻之。使其人虛弱。病乃可愈。卽此義也。始表散之。繼清泄之。乘其外發而散之。因其內留而泄之。散而泄之。泄而散之。而邪可淨矣。而其人有不虛弱者乎。是又在調理之得法也。常有調理之後。餘燄復熾。諸證微發。仍復閒用攻泄。始得淨盡者。甚矣膜原之邪之不易治也。

瘀血內熱

腹中常自覺有一段熱如湯火者。此無與氣化之事也。非實火內熱。亦非陰虛內熱。是瘀血之所爲也。其證口不乾。而內渴消水。蓋人身最熱之體。莫過於血。何則。氣之性熱。而血者氣之室也。熱性之所附麗也。氣之熱散

而不聚。其燄疏發。血之熱積而獨厚。其體燔灼。火猶燄也。血猶炭也。燄熱於炭乎。抑炭熱於焰也。故病人或常如一陣熱湯澆狀。是心虛而血下溜也。又常如火從胸腹上沖於喉。是肝脾鬱逆而血上沖也。皆仍在血所當行之道。故不爲泛溢外出之患。又有兩肋內或當胸一道如火溫溫然。有心窩中常如椒桂辛辣狀。或如破皮疼脹狀。喉中作血腥氣者。是皆瘀血積於其處也。其因或由寒熱病後。或由渴極驟飲冷水。或由大怒。或由用力急遽。或由勞後驟息。或由傷食日久。或由嗜食燂炙太過。在婦人或由經水不盡。治之必兼行瘀之品。如桃仁紅花之屬。或吐紫塊。或下黑糞。乃止。若誤以爲實火。

而用寒清。以爲陰虛。而用滋補。則瘀血益固。而將成乾血證矣。凡瘀血初起。脈多見弦。兼洪者易治。渴飲者易治。其中猶有生氣也。短澇者難治。不渴者難治。以其中無生氣也。如湯火上沖下溜者。血雖瘀而猶行。如辛辣如破皮。常在其處者。血已結於膜絡。不得行也。血行者涼化之。佐以補氣。血結者溫化之。佐以行氣。本草稱三棱能消刀柄。亦甚言其能化無氣之血塊也。

勞傷陽虛發熱

前人多言陰虛發熱。罕言陽虛發熱者。惟東垣曾力辨之。夫勞傷陽虛者。大勞大汗。及強力入房。汗出如浴。陽氣內竭。卽亡陽之例也。發爲表熱。粗看與外感無別。若

兼外感更難別矣。頭面胸腹。燔灼如火。自覺心中如焚。又與溫病相似。治法卻與外感與溫病毫不相涉。若或差誤。死在頃刻。輕者亦不出五日七日也。其辨別處。外感脈必弦緊。溫病脈必洪大。上涌有力。勞傷脈必遲弱無力。或浮虛而促。或沈細而疾。或斷而漉漉如珠。或濇而參伍不調。或應指卽回而無勢。或稟長圓淨而無暈。外感四肢俱熱。勞傷兩足必冷。不能甚熱。溫病以手按皮膚上。必久而愈熱。勞傷久按反覺冷氣侵人。外感熱盛。必煩躁氣粗。勞傷氣平身靜。不能轉側。溫病內熱。必全腹上下皆熱。勞傷只熱在中心。是氣離根而上結於此也。溫病內熱。必渴而索飲無厭。勞傷口乾。索水不

欲飲飲亦不多。外感舌苔先白而轉黃。溫病舌苔先或白或黃而轉黑。乾燥生刺。勞傷或舌白苔薄。或淡紅無苔。或舌黑而潤。或舌尖有紅紫黑點。而舌心自淨。外感溫病熱盛。面色必赤。勞傷面色不赤。或兩顴浮紅。而額上晦暗。外感溫病熱盛。必昏惑詖妄。手足躁擾。勞傷神識清明。但臥而身重難動。睡中呢喃一二句。而聲息甚微。如上諸象。卽不全見。總有三三處可辨。若舌微強短。及言談委婉詳盡。異於平日者。此真氣已離。神丹莫救矣。治之先宜微酸。入溫補劑中。斂陽歸根。有外感者。俟中氣有權。發見躁擾之象。再以補中加散可也。其中又有夾食夾血夾痰夾溼夾鬱之辨。更有兼陰虛者。併宜

兼顧。若素有痞塊。尤難措手。誤用白虎三黃。及犀角地黃。但一入口。卽心氣衰息。口不能言。萬無挽回之策。若外感重而勞傷輕者。卽陶節菴所謂勞力傷寒也。與虛人病感。皆散中加補可已。

末病尤當治本

凡病偏着於一處。必有致病之本。在於藏府之中。宜求其本而治之。非可泛治也。卽如鼻生息肉。手指麻木。脹痛。症雖見於極杪。根乃發於至深。何則。以其氣行於專。經而不旁及也。若外邪所傷。豈能如是之專乎。亦有外邪傷於專部。而爲病者。此必滯入血脈。發爲腫痛。則有之。若氣分之病。而偏着不移。久而不愈。或時愈時發者。

未有不根於內者也。或邪氣由藏府而溢於本經。或藏府不足。以致經氣不充。而邪氣乘虛中之也。各視兼證。以辨虛實而治之。凡由內藏外溢者。大致於神明之間。必有變動。或飲食二便有異也。

利小便

世但知大便滑利之傷氣。而不知小便滑利之更傷氣也。但知小便頻數之傷陰。而不知以二苓澤瀉木通等。強利小便。而小便并不能利者之更傷陽也。近日醫家。惑於前人治病以小便清利爲捷徑之語。不拘何病。率用二苓澤瀉。往往真氣下脫。邪氣內陷。纏綿不解。殊不知前人之意。是謂三焦氣化通暢。卽自小水通行。所謂

裏和也。以小便清利爲裏和之標驗也。後人只當求所以和裏之法。不當但利小便。蓋膀胱貼切命門。爲命門元氣發噓之第一關隘。內經謂三焦膀胱應於毫毛腠理。以元氣行於膀胱。充於三焦。達於毛理也。今瀉膀胱。是直瀉元氣發噓之根矣。故陰虛之人。不可利小便。陽虛之人。尤不可利小便。

錢仲陽曰。小熱解毒。大熱利小便。李東垣曰。肺受熱邪。津液氣化之源絕。則寒水斷流。膀胱受溼熱。癰閉約束。則小便不通。宜木通以治之。朱二允曰。小便利。則諸經火邪皆從小便而下降矣。夫火畜於內。有宜通大便秘者。是熱結於腸胃之渣滓在濁道。不在清道也。有宜利小

便者是熱邪淫溢於三焦之血脈清道爲熱濁所搏宜以養陰之藥如生地花粉之類復其津液使熱邪浮動從血脈退出於津水之中而以滲藥利之而俱下故小便利者陰生而火退也亦有熱邪清濁兩結者張子和有玉燭散陶節菴有黃龍湯皆四物承氣合方胡宗憲更謂先養陰活血使毒不沾連於肝然後可以承氣下之是又分先後治法也故水畜於內宜利小便火畜於內亦不外利小便

仲景治傷寒畜水用五苓散多飲暖水者豈所畜之水不足利耶蓋此證雖云畜水亦兼畜熱水與熱各搏於一偏澤茯苓暖水并進使兩邪一齊并去不致水去熱起

言醫問金 卷四
且其時表邪未淨。方中桂枝。既宣膀胱氣化。亦以清理表邪也。邪水不能作汗。必藉暖水之精。以蒸動作汗也。手法之密。何如耶。以一方一法。而兩解裏邪。一解表邪。手法之迅。何如耶。

古人利小便法。不可勝紀。大致不外養陰理氣兩途。是利小便之先。正有大段事在。而小便之利。特其徵驗耳。今人不求所以利小便之故。不拘何病而混用之。又不求所以利小便之法。僅取澤荻而直用之。在外感則邪氣內陷。在內傷則眞陽下洩。抑更有喪心之說焉。小便一利。表氣乍陷。升氣乍匿。病形必爲之暫隱。遂指爲病減。以欺病家。旋即推手。以卸禍於後來之醫也。誤用麻

桂而汗脫。誤用硝黃而泄脫。世皆知之。誤用澤荻而滲脫。獨無有知者。以其雖用滲藥。而小便不必見利。元氣脫於無形故也。此禍近日兒科尤甚。不問何病。一利之後。垂頭喪氣。中氣不續。不能自言。旋變喘促。更謂氣擁而破降之。遂四肢微掣。目胞下垂。額冷汗出。而魂不返矣。大抵小兒病。平日多是風寒乳滯。或久臥溼褥。身傷於溼也。夏月擁抱太久。是大人身上熱氣汗氣。逼入小兒身中腹中也。治宜宣開疏化。佐以清降。其滲利斂瀉。皆未可輕試。

利止遺止反爲死證

仲景論傷寒少陰病利止息高者死。時眩冒者死。又謂

霍亂利止者亡血也。脈不出者死。吾診病虛損者。兩人皆上欬下遺。遺止兩三月卽死。蓋遺者陰陽不相維也。然猶有精而氣猶足以激出之止。則精神當日旺。病症當日瘳。乃反身日見困。神日見衰。脈形日細。至數日數斷續不勻。早晚無定。此乃陰陽偏絕無氣以激其離根之元氣。僅縈縈於中焦而未散耳。故欬聲日低。呼吸日短。飲食時進時退。漸見稍動卽喘。神魂不甯。此時補脾則中滿。補肺則上壅。而補腎與命門真陰真陽溫養攝納引氣歸元。雖爲對病之劑。亦是催命之符。何者下焦元氣空虛無主。五藏運行之氣久已不歸其根。一旦補藥得力。中焦氣將下運。如桶脫底而一去不得返矣。孫

一奎治馬二尹傷食。誤服大黃芒硝巴豆重劑。尙未得瀉。以六君子救之。而曰慮其得藥後。脾陽內動。諸藥性發。將大瀉不止。如瓶水底漏而不可禁也。須備人參數斤以預之。其機括正與此同。孔毓禮亦謂痢止而手足厥逆。脈反沈細無神。不能食者。死也。仲景爲利止脈不出者。出人參四逆湯。亦不忍坐視。聊盡人事而已。夫利出濁道。又屬暴病。猶且如此。況遺出命根。又在久病之後者乎。

平肝者舒肝也。非伐肝也。

肝之性喜升而惡降。喜散而惡斂。經曰。肝苦急。急食辛以散之。以辛補之。以酸泄之。肝爲將軍之官。而胆附之。

凡十一藏取決於胆也。東垣曰：胆木春升，餘氣從之。故凡藏府十二經之氣化，皆必藉肝膽之氣化以鼓舞之。始能調暢而不病。凡病之氣結、血凝、痰飲、附腫、臟脹、瘕厥、癰狂、積聚、痞滿、眩暈、嘔吐、噎呃、咳嗽、哮喘、血痺、虛損，皆肝氣之不能舒暢所致也。或肝虛而力不能舒，或肝鬱而力不得舒，日久遂氣停、血滯、水邪、泛溢、火勢內灼，而外暴矣。其故由於勞倦太過，致傷中氣，以及憂思不節，致傷神化也。內傷飲食，外感寒溼，脾肺受困，肝必因之。故凡治暴疾、痼疾，皆必以和肝之法參之。和肝者，伸其鬱，開其結也。或行氣，或化血，或疏痰，兼升兼降，肝和而三焦之氣化理矣。百病有不就理者乎？後世專講平

肝不拘何病率入苦涼清降是伐肝也殊不知肝氣愈鬱愈逆疏洩之性橫逆於中其實者暴而上衝其虛者折而下陷皆有橫悍逼迫之勢而不可禦也必順其性而舒之自然相化於無有如東垣重講脾胃必遠肝木所指藥品乃防風羌活川芎白芷諸辛散之品也卽陳皮厚樸且屢伸泄氣之戒矣其義不大可思乎丹溪號善用苦寒而意重開鬱常用之藥不外香附川芎白芷半夏也其義不更可思乎故知古人平肝之法乃芳香鼓舞舒以平之非白芍枳殼寒降以伐之也然則肝盛者當何如曰肝盛固當泄也豈百病皆可泄肝乎醫者善於調肝乃善治百病內經曰升降出入又曰疏其氣

而使之調。故東垣之講胃氣。河間之講玄府。丹溪之講開鬱。天士之講通絡。未有踰於舒肝之義者也。所謂肝盛者。風火自盛。升散之力太過也。後人每以鬱而上衝。頭痛頭脹者。爲肝陽太旺。更有以遺精白濁。煩躁不眠。諸下陷之證。指爲肝陽太旺者。不亦戾乎。

風厥痙癇

附中惡五尸

內經論中風。皆指外中於風者。只是隱傷天地不正之氣。如前所謂陰虛者。感溫升之氣而發病。陽虛者。感斂肅之氣而發病。是也。榮血耗燥。不與衛氣相維。衛氣衰散。無力自主。遂隱爲空氣。暗風所持矣。張景岳毅然發非風之論。直指爲卽古之煎厥。其理固是。而情形究有

不同天地之間。空中轉運之大氣。卽風也。其力甚銳。豈必拔木揚沙哉。莊子曰。人在風中。仲景曰。人因風氣而生長。皆謂空氣卽風也。當中風發病時。其周身脈絡皆有空氣馳驟乎其中。非如厥證之專爲本氣內亂也。內經又謂陽之氣以天地之疾風名之。此風字與外風全不相涉。正合厥證機括中風之風。雖亦有此亢陽之氣。而其發病。究因感於空氣竄入筋脈也。故前人治法。總兼散風之意。不爲無見。其與痊厥癰痛異者。風之爲病。其傷在筋。故有口眼喎斜。肢節痿緩之象。厥之爲病。其傷在氣。血虛氣逆。加以外寒束於皮膚。逆氣內迫上奔。而發病也。故氣復卽醒。醒卽如常。而無遷延之患。以其

在氣分故也。但正當氣逆之時，血未嘗不隨之而逆。故昏不知人，其形靜者，氣機窒塞之甚也。其有放血而愈者，邪不在血，血未瘀敗也。若血敗而色全黑，及血瘀而放不得出者，死矣。癰癰之病，其傷在血，寒熱燥溼之邪，雜然凝滯於血脈，血脈通心，故發必昏悶。而又有抽掣叫呼者，皆心肝氣爲血困之象。卽所謂天地之疾風是也。厥有一愈不發，癰癰必屢發難愈者，正以在血故也。內經謂厥成爲癰疾，氣病日久，亦將滯入血脈也。瘥之爲病，亦傷在筋，而暴因風寒溼之外邪，其來也驟。筋中之本氣未虧，故證見邪正格拒之象，而愈後并無似中風之餘患也。一爲筋中之血虛，而暗風走之一爲筋中

之氣滯而外邪持之也。其熱病血不養筋而痊者。乃轉筋之敗證。血竭氣衰。但畧見口噤齒介瘕瘓而無脊反頭搖目赤格拒之象也。中惡客忤而卒死者。卽厥也。但所感或挾空中穢惡之氣。故其治或放血。或汗。或下。皆以泄氣。血中有餘之邪也。要之。此四病者。雖有病機。病體之不同。而吾有一言以該之。歸於調肝也。經謂十一藏取決於胆。肝胆一氣也。肝胆之氣充足。條暢噓噏。停勻。其根不空。其標不折斷。不致有倉皇逆亂之事故。治法雖各因其藏。各因其氣。而總必寓之以調肝。肝者。貫陰陽統血氣。居貞元之間。握升降之樞者也。木曰曲直。腎陰不燥。則肝能曲。而藏而心得下交。脾陽不陷。則肝

能直而伸而心得外照。世謂脾爲升降之本。非也。脾者升降所由之徑。肝者升降發始之根也。又有所謂五尸者。飛尸。伏尸。遁尸。風尸。疰尸。其發也。或目光一眩而厥。仆。或身上胸內一處急痛。如刺如裂。瞬息攻心。而卽厥。仆。或怒而發。或憂而發。或勞而發。或驚而發。或食惡味而發。或聞穢氣而發。或入廟入墓。問病見尸。見孝服而發。或聞哭而發。或自悲哭而發。或見血而發。或遇大風驟寒而發。此皆風寒燥溼雜合之邪。刺入血脈內。傷五藏之神也。自古醫書未有確指病根者。以泰西醫說攷之。乃逆氣鼓激惡血上攻於腦也。其先痛而後厥者。由腦氣筋而漸感於腦也。所謂腦氣筋者。如脂如膜。發原

於髓資養於血。故邪伏於營血之分。而不散。以致血絡有變。一經外有所觸。感動其邪。與血相激。其機如電之迅。而病作矣。內經曰。血氣者。人之神也。又曰。血者。神氣也。故血亂而神卽失常也。此皆痼疾與癩癧同類。治之總以疏肝宣心。濡血搜筋爲法。肝氣舒。心氣暢。血流通。筋條達。而正氣不結。邪無所容矣。其用藥大致多生津化瘀也。津充則五藏皆潤。瘀行則百脈皆通。而古書只有祛痰理氣之議。宜其百無一效耳。

中風實在上焦虛在下焦

中風者。內燥化風。而復感於邪之所作也。內燥之故。亦致不同。有溼熱久菀。化爲燥痰。壅滿胃絡。一旦或因勞

倦。或因憂鬱。或因天時不正。忽然暈倒。昏迷無知。四肢
抽掣。呼吸有痰者。此熱痰擁入心包。而氣閉不通之證
也。其證神昏而不醒。肢厥而不緩。或更兼拘急不便也。
病在中焦以上。爲肝脾之邪實。治宜開之降之。滌痰化
血。佐以養陰。有陰虛內涸。無以奉心。心氣大潰。筋脈緩
弛。一旦不因勞倦。不因憂鬱。不因天時不正。卒然仆倒。
口目喎僻。流涎不止。兩腮暈紅。手足微掣。緩縱不收。偏
痿不用。呼吸有聲。無痰。神識忽明忽昧。無定者。此下焦
陰津耗竭。無以維氣。氣散筋枯之所致也。病在下焦。肝
腎陰空。陽散大開。不合。治宜滋之斂之。養心平肝。佐以
行氣。蓋此之所謂中風。卽內經所謂發爲痿厥。是痿厥。

合併之病也。觀於內經論厥。有寒有熱。而論痿獨曰。生於大熱也。玩於斯義。亦可知陰陽虛實微甚之別矣。夫中風。未有不由於陰虛者。但有陰虛而陽氣內陷。有陰虛而陽氣外散。有專真氣內空。有兼痰涎內實。故前證偏於厥多。厥多者。陽氣怯而陷。故內攻有力。何者。痰血有以滯之也。其後恆積爲內熱。後證偏於痿多。痿多者。陽氣悍而散。故攤緩無力。何者。津血不足以維之也。其後或轉爲內寒。有病而卽死者。有病而遷延歲月者。入藏與入絡之辨也。又虛脫與實閉之分也。至於其脉大率。左沈弦而右洪緩。何者。陽氣內陷而結。陰津內竭而枯也。有兩手沈細弦勁者。純於陽虛也。有沈而洪散重。

按指下一片模糊者。純於陰虛也。又有浮弦細勁者。浮薄而散者。有汗卽死。無汗可治。有三部斷續不勻。漉漉如珠者。有兩關孤硬而尺浮空者。此皆元氣已脫也。有三部洪弦滑實粗硬如索。衝指而起者。是陰竭而痰涎內實也。身靜卽死。四肢躁擾有力如狂。宜大承氣加人參地黃急下之。有浮候弦細中沈緩滑兼洪重按始空者。此陽微虛而內有溼熱之痰。中風極善之脈也。又有下焦陽氣虛寒。中焦肝胃燥熱。寒格其熱上沖於心。其脈浮空。或洪大。而按之弦細呆長也。夫中風大病也。前人議論歧出。莫衷一是。故於此三致意焉。東垣言虛。其時有內實者何也。河間言火。其時有無火者何也。丹溪

言痰其時有無痰者何也。惟探其本於津枯血滯。明其機於陽氣內陷與陽氣外散。辨其證於痰之有無。外感之輕重。究其變於化寒化熱。而大義賅於此矣。

厥逆奔豚腳氣攻心

內經曰。厥逆者。寒溼之起也。千金方及董及之謂此卽腳氣似矣。腳氣有風溼寒溼之不同。風溼多挾熱也。又有奔豚。亦下焦寒溼證。皆邪氣自下部鼓肝腎之虛。陽上沖於心。使真氣離根而上浮。最爲危急之候。其故由於風寒溼邪自足心涌泉穴竄入。或自腰臍竄入。其緩者。菀爲溼熱。化內風而上沖。其急者。是風勝也。不待化熱而卽上沖。久延不愈。遂結爲腎積之奔豚。所謂猪癩

風也是膀胱氣逆也。又有一種本無外邪。肝腎內冷。陰風鼓動水邪上掩心肝。生陽迫悶卒厥。神昏不醒。舌強不語。口眼喎僻。四肢痙攣拘急者。亦奔豚之類。急證也。宜溫宣重鎮。如黑錫丹之類。主之。其輕者擬方如下。熟附片煨龍骨各四錢。烏藥九節菖蒲各三錢。桂枝牛膝各二錢。木瓜吳萸各一錢。細辛沈香各六分。此方宣通心肺清陽。溫化肝腎伏陰。卽金匱要畧首條所敘之證。治也。金匱曰。見肝之病。知肝傳脾。卽當實脾。脾能傷腎。腎氣微弱。則水不行。水不行。則心火氣盛。則傷肺。肺被傷。則金氣不行。金氣不行。則肝氣盛。則肝自愈。此治肝補脾之要妙也。肝虛則用此法。實則不在用之。此謂肝。

之陰氣挾腎之水邪。上勝脾陽。治當建脾之陽。制腎之水。水退火升。則肺金清肅。之令不行。而肝木生發之令得矣。此專指肝腎虛冷言。故曰肝虛用此法也。後人不識其義。疑誤疑行。亦昧矣。故中風有一種純寒無陽之證。其根發於裏。卽寒溼腳氣奔豚之類。於東垣河間丹溪所稱痰火之中風。渺不相涉。歷來論中風者。泥於三家。不暇及此矣。喻嘉言醫門法律中寒篇末。發明許叔微椒附湯方證。其義與此相發。當詳玩之。

虛損奇證

天下有奇證。卽在常病之中。令人不可捉摸者。族弟成室太早。先吐血。繼咳嗽。二年始得診之。脈數而濇。以溫

補脾腎。兼理肺氣。治之。卽愈。半年回家。又接考試。病復發。又半年。始得診之。身熱。時時汗出。咳嗽氣急。自言少腹有氣上涌。當其涌時。鼻出不及。從口衝出。其勢洶湧。不可吸止。日夜數發。逼迫難堪。診脈浮弦而數。此有風溼在表也。先以芳香宣理脾肺。佐以固腎。一劑得冷汗。續續半日。諸證頓瘳。繼以溫固肝腎之劑。調理之。氣病仍復時發。發時或兼咳。或不兼咳。脈象必數疾而不洪大。及愈卽平調如常人。但身體日漸疲軟。中間疑其風邪從臍入。疑其寒從足心入。用藥溫補下元。更佐以外治。莫不暫效。而旋發。再用卽無功。所更奇者。教令靜坐。吸氣稍長。用意深納。旋即身大寒熱如瘧狀。初尙以爲

藥力能振動陽氣而化瘡也。及次日不寒熱矣。身體輕爽倍常。方大喜。間不半月。又衝發如故。再教納氣。又發寒熱如前。殊莫解。吸氣深納之。何以遂致寒熱也。小便赤澀。大便艱澀。口味初強漸弱。自秋及冬。經余手治。皆用溫潤鎮固之法。閒或別延他醫。指爲陰虛。稍用涼潤。卽水瀉而氣陷不續。又疑有蟲。藥中佐入百部雷丸。又思寒邪深伏下焦。宜用溫下。以大黃牽牛入溫補劑中。得下亦於病無增損也。其後漸覺喉痛如破。又如腫塞。不能下食。視之略無紅腫之事。但小舌墜下。脈象亦漸細。瀉少神。知其腎氣不能上朝。督脈蕭索。無能爲矣。臘月回家。遷延三月。身痠不能起於床矣。終莫得救挽之。

衛也。衝氣雖損，病常證亦未有似此洶湧莫遏者。詳述之以俟高明者之指示焉。

斂散升降四治說畧

凡風寒溼熱散漫於周身之腠理者，無聚殲之術也。則因其散而發之，痰血水食結積於胃與二腸膀胱之內者，已屬有形，勢難消散。則因其聚而泄之，滲之。邪在上脘，愠愠欲吐，是欲升不遂也。則因而吐之。邪在大腸，裏急後重，是欲下不暢也。則因而利之。此順乎病之勢而利導之之治也。溼熱無形，散處於腸胃膜絡之中，既不外越，又不內結，則以酸斂入泄劑，撮其邪而竭之。瘀血有形，結聚於腸胃膜絡之中，其質凝滯，不能撮而去也。

則以辛溫入攻血劑。溫其血而化之。腎氣不納。根本浮動。喘嘔暈眩。酸醎重鎮。高者抑之。中氣虛陷。泄利無度。呼吸不及。固瀉升補。下者舉之。此矯乎病之勢而挽回之之治也。凡病誤降者。欲救之不可急升也。誤升者。欲救之不可急降也。誤寒者。欲救之不可急以大熱也。誤熱者。欲救之不可急以大寒也。寒熱猶或可急也。升降斷不可急也。嘗見先以承氣誤下。中氣下陷。急以參耆升之。虛氣上越。喘逼不能食而死矣。此當建中瀉下。不可升提其上也。

新病兼補久病專攻

凡病皆宜攻也。而有時兼補者。以其內虛也。內虛之義。

有二。一爲內之正氣自虛也。一爲邪氣在表。其表爲實。邪未入裏。其內尙虛也。新病邪淺。加補氣血藥於攻病劑中。故病去而無餘患。若久病正氣受傷。邪已內陷。一加補藥。便與邪值。而攻藥不能盡其所長矣。故華元化張仲景孫眞人書中。治久病諸方。反重用攻擊。不佐以補者。爲邪氣在裏故也。此法率以丸而不以湯者。急藥緩服也。待至攻去其邪。裏邪勢殺。而後以補藥盡其餘焰。故效捷而亦無餘患也。後人識力不及。每謂風寒初起。正氣未虧。無庸兼補。更有謂邪氣在表。兼補卽引邪入裏者。往往攻藥不得補藥之力。邪氣糾纏不盡。或攻傷正氣。邪轉內陷者。其弊由於不識古人急補之義也。

及治久病邪氣膠固反夾雜補藥更有專補不攻謂正氣充足病自漸瘳者殊不知邪氣盤踞於裏補藥性力皆走裏而守中其氣正與邪氣相值不能與正氣相接也往往使邪氣根株愈牢堅不可拔遷延不救者其弊由於不識古人急攻之義也大凡攻補兼施者須詳虛處有邪無邪爲第一要義虛處有邪則補虛之藥不免固邪矣此施治之最棘手者古人補母瀉子之法殆起於此如肺氣旣虛而又有風熱或痰飲之實邪此宜補脾而攻肺不得補肺與攻肺竝用也

慾不可遏法宜疏肝健脾

腎主志肝主怒脾主思凡肝熱鬱勃之人於慾事每迫

不可遏。必待一泄。始得舒快。此肝陽不得宣達。下陷於腎。是怒氣激其志氣。使志不得靜也。肝以疏泄爲性。既不得疏於上。而陷於下。遂不得不泄於下。泄之不止。腎精爲肝風煽盡。而氣脫矣。治法酸涼辛涼。清肝之燥。疏肝之鬱。而升發之。使不下陷。若不應者。是脾虛不能升載肝氣也。加健脾以託之。若以苦寒清心。心肝木火之邪一齊下溜。搏於腎陰。愈令勃勃欲出矣。大抵兼升兼開。兼滋兼斂。而不可清降也。此證男婦皆有。若溼熱盛者。可加苦寒。鹹寒以堅之。